

易書閣

經典古籍新編

白話原文對照

閱微草堂筆記

第十三卷槐西雜誌三

13

書名：白話閱微草堂筆記第十三卷槐西雜誌三

原著者：清・紀昀

白話文作者：卜黃淑鈴

編審：卜歌

發行人：卜致忻

出版者：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 180 巷 52 弄 16 號 4 樓

網址：<http://tw-book.com>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出版日期：2014 年 12 月 30 日

電子書定價：59 元

ISBN: 9789869134927

電子書製作：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Mac OS , Windows

檔案格式：PDF

檔案內容：圖形, 文字

播放軟體：ez PDF Reader

使用載具：PC

槐西雜誌三

目次

- 塗鴉詩人／8
二奴子／8
講學家越禮／11
談何容易／12
灶神／13
欲蓋彌彰／14
心厚牽腸／15
新婚日索命／16
墮懷鏡／17
應酬之禮／17
神跡狐崇／18
視鬼／19
模稜／20
未成佳話／21
過繼／22
平心遠慮／23

雞鵝鳴	24
相誑	25
黑妖紅衣鬼	27
先期招禍	28
不怨	29
諛墓巨碑	30
君子醉歸	32
假公濟私	33
抓交替	35
鬼怕火器	36
自戲	36
乞哀兄嫂	39
嗜酒入井	40
夜叉與樹精	41
一刻千金	42
解冤神咒	43
鬼氣消	44
黃風怪	45
遊山遇奇	46

周易互體	47
佻薄者戒	48
陰風來助	49
不知命	50
易善卻為惡	51
護法善神	52
褻瀆之報	52
有報	56
人面獸心	55
報復	56
偽女	57
釋疑	58
卻妖	59
病民之官	60
大怪事	61
敗鬼	62
折抵	64
正人	65
佈施霹靂	66

西山旅遊記	67
迴向	67
笨死了	68
四事	69
狡獪	71
風雨不勝寒	72
敗家	73
內間	74
秋波媚	76
打貓	76
長者配剛直	77
懵懂	79
留魂	81
故城	81
漢代壁畫	83
一見再見	83
為鬼寫經	84
勝於地獄	86
報冤鬼	87

萬年松	88
錯認	89
叱鬼	90
以真為幻	91
開通元寶	93
賭色一家	94
報不旋踵	94
換欺	96
第十三卷 槐西雜誌三	
仿雕版新編	99

塗鴉詩人

與我同在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的同年進士郭彤綸，他於隔年歲次戊辰時公車入京的途中，曾住宿在新中的驛館旅舍裡，當他在燈下獨坐吟哦詩句時，聽聞窗外有人說：「你是文士，西壁上有一首詩句想請教。」

郭彤綸跑出去看，一無所見。他到了西壁處，拂開灰塵尋視，曾有旅人住在這裡的臥病詩八句，詩句甚是淒苦，然而卻是鄙俚粗俗不甚成句。

這真是個愛塗鴉牆壁的人死了以後還有生前的習氣未忘耶？想要郭彤綸傳他的姓名，好叫人們知道某甲死在這裡？還是希望他的家人來將他的遺骨取回，歸葬家鄉呢？

二奴子

我家的奴子宋遇，一生三娶。第一個妻子，自進門合巹成禮，就不曾與她同榻睡，後來竟然離婚了！

第二個妻子，每次都生雙胞胎，他厭惡孩子多、養孩子麻煩，妻子的奶水不足，以後孩子更多會更難養，於是他去買了斷產藥給妻子吃，他聽信了一個王嬾嬾的偏方，舂碎礪石磨成粉，叫第二任妻子吃了，那石粉結聚在腸

胃，第二任妻子痛苦死了！

後來，宋遇生病快死之前，口裡不時喃喃發出聲音，好像在與人爭辯什麼，稍稍甦醒後私下告訴他的第二任妻子說：

「我離婚的第一任妻子，我不喜歡，後來是我的父母接受了他人的聘禮，要將她出嫁，也約定了日期叫對方來迎娶了。可當時她什麼都不知道，是我早一夜去引誘她和她同床睡了，當時妻子以為我回心轉意，於是欣然相就，五更後，我兩人還擁被共眠，可是迎娶的人家鼓吹已經到了！」

第一任妻子恨恨地嫁出了去，然而媒人早先就已經告訴她的後夫，我並沒有和她同寢，我的母親和哥哥也都這樣說，直到她嫁了過去，被發現她並非完璧，以經不是處女了，從此大遭夫家懷疑和詬罵、虐待，竟然憂鬱死了。繼妻本來不肯吃斷產藥的，是我痛打她強灌她吃下，她死後，我怕她成為厲鬼回來找我，又去賄巫人來斬殃，現在她倆人都來了，我恍惚都能看見她們，我死定了啊。」後來宋遇果然死了。

又我家的奴子王成，性情乖僻，才和妻子嬉笑時，會忽然變臉叱罵叫她趴下，鞭打她，鞭打完了還是繼續和她嬉笑玩鬧。或是在鞭打妻子時，還要和她嬉笑玩鬧，隨即又變臉說：「現在可以再補打幾鞭。」仍然是叱罵，叫她伏在地上受鞭打。大抵一日夜之間，這樣的喜怒反覆，總是要發作好幾次。

王成的妻子怕極了他，真的是畏之如虎啊！王成高興的時候，她不敢不強顏歡笑，王成發怒的時候，她也不敢不聽話順受。

有一日，王成的妻子哭著去告訴先太夫人，當時我母親也去叫王成來問原因，王成跪在我母親面前，親口說：「我也不自知啊，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只是我會忽然覺得她的可愛，忽然又覺得她很可憎啊。」

先太夫人說：「沒這個道理，這大概就是佛家所謂的夙世冤孽阿？」她憂慮王成的妻子也許會輕生尋死，於是將他們夫婦兩人都遣了出去。

後來聽說王成病死，她的妻子竟然穿上紅衫！當成喜事來慶祝。

這夫為妻綱，天之經也。尊是帝王最尊，親是父親最親，妻子若能端整，又能同心，人生還有什麼不能與不義之事呢？既然在一起了，就應該是各得情理之平啊。

那宋遇的第二任妻子，是他誤信人言而死的，宋遇所犯的罪只是太悍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既然已經離了、也受聘改嫁，則兩人已是恩義斷絕，就不應該以夫婦的禮來議論，至於宋遇誘污他人的未婚妻因而致死，找他索債也是洽當。

王成的殘酷暴虐，也沒有導致他的妻子於死地，這一日居其室，則一日為她的天。丈夫死了妻子卻不肯穿喪服，反而當成喜事來賀，那是悖理亂了

綱常的事，所以她過去受到的虐待，也就不足以憐憫了。

講學家越禮

吳惠叔說，太湖有一家漁戶嫁女，船開到了太湖中心，風浪陡作，掌舵的師傅竟然手足失措，那艘船在風浪中顛播跳動，都快翻了！船上的眾人都相抱大哭。

突然，新娘子破簾而出，一手把起船舵，一手牽挽篷索，折戣飛行，直抵夫婿的家門，到了時候吉時還沒過，洞庭人傳為奇事一椿，可是竟然還有人譏笑新娘子失禮了！

吳惠叔說：「新娘子本來就是漁戶女兒，日日在船頭持篙撐櫓，這事可不能拿魯成公的的妹妹，宋伯姬的故事來相比喻啊。」

我又聽說，我郡有個焦氏女，卻不知是住在那一個縣的人，已經受聘了。但是有人想要買她來當小妾，買不到就中傷女孩的名節，在鄉里中蜚長流短的傳謠言，未婚夫家想要解處婚約。女孩的父親就去告官，然而，那個想買她的人所做的陷阱已深，不但證據鑿鑿，還有人跳出來自己承認就是女孩的相好！

女孩一見事急，竟然請鄰家嫵嫵帶她到未婚夫家，升堂拜見婆婆說：

「女孩不比婦人，真不真是有明證的，我與其在衙門的官媒處獻醜，終究還是會被誣指，不如就獻醜於婆婆面前。」

於是關起門來，未過門的媳婦脫下衣服，請婆婆驗看，訟案遂不能成立了。

這位焦氏女此起彼救船操舟的新娘子更越禮了，然而危急存亡之時，有時不得不這樣做的人，那些講學家們，動不動就叫女人家去死！還說越禮都要死！那可不是通論之理喔。

談何容易

楊雨亭說了一個故事，在勞山的深處，有個人兀坐木石間，身體已經和山林木石同為一色了！然而他卻還是呼吸不絕，且目光炯炯還能視物！

那是嬰兒煉成而閉不能出的人，那是一種不死不生的狀態，若修道修成這樣，也沒什麼好珍貴的了，反而不如做一隻鬼魂的逍遙啊。

大抵是仙有仙骨，質本清虛；仙有仙緣，訣竅也要遭逢高人指授。不得真傳的人，還妄意沖舉成仙？就因此而導致自害的情狀都不一樣，那個人就是個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借鑒啊。

有人說：「拿把大刀去破開他的頭頂，他就會兵解去了。」

這也是猜臆度想之詞，談何容易呢！

灶神

古代士大夫祭五祀，現在的人家只祭灶神。其他的神如：門神、井神、廁神、中霽神，或祭或不祭。只是不知這天下只有一位灶神呢？還是每一城每一鄉都有一位灶神？還是每一家都有一位灶神呢？

如果這天下只有一位灶神，一如火神之類的神，那必定在祭祀的典儀中有紀錄，可是到現在，也沒有祀典有加上這類紀錄啊；如果是每一城每一鄉只有一位灶神，就像城隍社公之類的神祇，也必定有特定的專祀的祠，可是到了現在，也沒看見處處有專祀的灶神祠啊；

然則若是一家一位灶神，這就不知道天下人家如恒河沙數，天下的灶神是否也是當如恒河沙數一樣多呢？如此的恒河沙數之灶神，都是誰人為之？何人命之？這神豈不是太多了耶？

還有這人家的遷徙不常，興廢也不常，那些賦閒了的灶神何所歸呢？新增的灶神又從何處來呢？如果天天都要去銓除移改，那麼神不又豈不是太麻煩了耶？這些疑問都不可以理解啊，然而還是不時有聽聞，有人會遇見灶神啊！

我小時候，見到外祖張雪峰家有一位負責燒灶火的婦人，她總是習慣將穢物掃入入灶洞裡，她夜裡做夢，夢見一個烏衣人來罵她，還打她的臉頰，醒來覺得痛，漸漸頰腫，結成了癰！疼痛難忍。過了幾天，癰腫的像杯口一樣大，膿液內潰，竟然從口裡吐出來，稍一呼吸，膿水就入喉了！噁穢嘔吐的都快要死了；她立誓虔誠祈禱才痊癒，這又是怎麼說呢？

有人說：「人家起了一祀，必有一隻鬼來憑之，如果繼續祭祀，則神在，祀廢則神廢，也不必一一都是天帝的命令來的啊。」這種說法，也許是、也許不是。

欲蓋彌彰

孫葉飛先生，夜晚借住在山裡的人家，聽見鐵門栓的叮咚聲，問：「是誰？」

門外人小小聲的說：「我不是鬼也不是魅，是鄰家女孩，我有事想要對你說。」

先生說：「誰說你是鬼魅了？而你卻先辨稱自己既不是鬼也不是魅，這不是欲蓋彌彰嗎？」

再聽之，寂無聲了。

心厚牽腸

崔崇軒，汾陽人，以賣絲為業，往來於上谷、雲中兩地好幾年了。

一年歲末，他結算所得，只賺了十幾兩，出資金的主人出口出怨言。崔崇軒當下是又生氣又憤恨，竟然拿刀切腹！腸子都拉掉出來好幾寸了，一時之氣，竟弄得生命垂絕！主人在他還沒死之前，急忙報官，呼叫管區的胥吏去叫崔太太到現場來。

問：「有冤耶？」

崔崇軒說：「是我拙於貿易，以致於虧了主人的資本。我實在是自愧不想活了，與別人都無相關，快將我移回家去，不要以命案累了別人。」

主人感之，贈給他數十金做為棺斂費，崔崇軒奄奄一息，只是等著斷氣而已。

有個醫者去他家，將他的腸子納之腹中，再將傷口縫好，敷藥結痂，竟然漸漸痊癒，只是大便都會從刀傷處排出，肛門的功能消失，穀道閉鎖了。

後來崔崇軒實在是太窮了，窮到於把妻子都賣了！以前和他一起賣絲的同行們憐憫他，都拿絲來送給他，他還能撚線去賣，自己養活。小小的努力也能漸漸小康，他後來又娶了妻也生有兒子。一直活到乾隆三十八、九年，歲次癸巳、甲午之間，得年七十歲才老死。

崔崇軒的事蹟由同鄉的劉炳寫成傳記，還將當時他切腹以後的醫案和供狀拿給我看，我只是取其事的大略記寫。

這做買賣有賺有賠，平常事也。竟然因以十幾兩金而自戕！崔崇軒可謂是輕生啊！但若設想他當時的心情，他本錢還在，一年只賺十兩，看起來好像似自己乾沒了其他盈餘，心想也說不清楚，只能以死自明了，可見他平生為人的潔身自好，這是可知的啊。

他在瀕死之際，還能當眾告明里胥，使官府無可懷疑，更切切囑咐妻子，也使眷屬無事可告官興訟，他的用心尤其忠厚啊，所以當死或不死，自有天道焉，這事看起來異，其實也不為異啊。

新婚日索命

文安王紫府說了一個故，灞州有一官宦人家娶婦，新郎才掀起新娘的蓋頭紅布，新郎就失聲狂奔而出，家人追回來問他原因，新郎說：

「新婦青面赤髮，形狀好像奇怪的鬼啊！我好害怕，只好逃跑。」

新娘子並不醜，在場的人都不知道緣故，只能強押新郎進入新房和新娘同坐，但是新郎還是一樣驚嚇逃跑！不得已，只好請父母出面，迫使兒子一定要回去新房，那新郎竟然趁著家裡人忙碌，上吊自殺死了！

這兩家婚姻既然未成禮，女子勢當歸回娘家，當時滿堂都是來賀禮的客人，女孩的父親引著女兒到廳堂上，遍拜諸客說：「我女兒就算是個醜女，然何至於驚人致死呢！」

《幽怪錄》記載「盧生娶宏農令女」的故事，和這件事相同，但是故事中的女婿沒死。那大約是夙世之冤，不可以用常理來論斷啊。如果從講學家嘴裡說出來，那必定是說：「新郎有心疾，他只是神虛目眩而已。」

墮懷鏡

主事李再瀛是制府李漢三之孫也。在禮部時為我的屬下。人長的氣宇朗澈，我很期待他能一生仕途通達，可是他才新婚不久，遽然夭折天年了。

我聽聞他去親迎時，新娘子拜神，懷中的鏡子忽然墮地，裂為二片，當時我已經很驚訝這是不祥之兆；接著又在新婚之夜，竟然有鬼聲啾啾徹夜不息！這大概是衰氣之所感，先來兆現了啊。

應酬之禮

有個等待選官的選人某，在虎坊橋租著一宅居住。有人說：「那宅子裡

有狐，然而也不以為患，入住的人只要祭一祭，就能住的平安。」

那個選人某，性情最是吝嗇了，他才不肯花錢祭狐怪，搬進去住了以後，竟也沒怪事發生。

後來他納了一個小妾，小妾初到那一日，獨坐房中。聽聞窗外簾隙，有數十人說悄悄話，好像在品評小妾的美醜妍媸。小妾忸怩不敢抬眼看。

既而選人某抱著小妾滅燭就寢，只聽見滿室吃吃作笑聲（吃吃笑不止，出《飛燕外傳》。或作嗤嗤，非也。又有作啞啞者，蓋據毛亨《詩傳》。然《毛傳》啞啞乃笑貌，非笑聲也。）。兩人凡一有個動作，就會有人高唱那兩人的所作所為，就這樣連續幾個晚上，都不停止。

選人某跑去正乙真人那裡投訴，正乙真人的法官汪某說：「凡魅害人，才可以劾治；若止是嬉笑，又於人無損。就好像互相戲謔，並未釀成事端，就算是王法也不能禁止啊。豈可以因為這種猥褻的細事，瀆及神明呢！」

某不得已，只好花錢設酒肴拜祝，當夜就寂然無聲了。

選人某喟然地說：「我現在才知道應酬之禮不可廢啊。」

神跡狐祟

王符九說了一個故事，鳳凰店民家，有小兒拿他母親的鞋子玩耍，遺留

在後園圍的花架下，被他的父親所拾。妻子大遭丈夫詬罵詰問，自己都沒辦法說清楚是怎麼回事，就要去上吊了！

忽然他家裡狐祟大作，婦女貼身之物，多被盜擲丟棄別處，過了大半個月餘才停。妻子的遺履之疑，遂不辯而釋，這好像是專門為了這個婦人來解結的，也不知是什麼緣故？

有人說：「那一家的婆婆性情嚴厲，家裡有婢女私下與他人往來而懷孕了，懼怕被打也是快要上吊之際，那個婦人偷偷地開了後園圍的門鎖，放了婢女逃跑！她做了這種陰功，所以神遣狐來救她了？」

又有人說：「若是真的有神佑，為什麼不派遣狐先收了她的鞋子去，不是更無痕跡嗎？」

王符九說：「神正以是以前有跡來顯示因果也。」
我非常認同王符九之言。

視鬼

撫軍胡太虛，他能視鬼，他說：「我曾經為了裝修整理屋宅，去巡視每一個僕人住的地方，每一間屋子室內都有鬼出入，只有一間小室安安靜靜的沒有鬼。他問是誰住裡面？都說：『某人所居也。』然而住裡面的那個僕人，

蠢蠢然，一點長處也沒有，而他的妻子也只是個平常的女奴而以。後來那個僕人死了，他的妻子婦竟然守節終身。」

這烈婦也許是一時激於憤慨，但是能守節一生的節婦，如果不是那個女人平時就心定有志節，想必是不能飲冰茹苦數十年。節婦是胸中的正氣早就蓄積久了，當然鬼魂也不敢靠近。

又聽一個能視鬼的人說：「人的住家時時就會有鬼往來，凡是人在閨房裡媒狎，必有許多鬼聚集觀看，還會指指點點嬉笑著，只是人們看不見、聽不到而已。如果鬼看了就避開了，那個女人後來都會是烈婦或節婦，要不然也是孝婦賢婦。」

這種說法和胡太虛所說的話，好像重規疊矩，都是一樣的啊。

模稜

朱定遠說了一個故事，一個士人夜坐納涼，忽然聽聞屋上有噪聲，驚駭而起！他跑去一看，竟然是兩個女子在屋頂上格鬥！還雙雙墮下。

女子厲聲問他說：「先生你是讀書人，姊妹共用一個丈夫，有是禮耶？」那個士人噤口不敢說。女子們不斷的催促問他！

他這才戰慄囁嚅的說：「我是人，僅知人禮；鬼有鬼禮，狐有狐禮，不

是我所知的啊。」

一女子唾罵說：「此人模稜不懂事，當去問個懂事的人。」二女仍糾結而去。

蘇味說：「說話模稜，雖然是一種保全自己的善計。可是在他人的氣頭上，還要說話模稜推諉而被譴責的人，也不少。

然而做人世故太深，自謀太巧，永遠都說話模稜，該表態說實話的時候不說，不該表態說實話時也不說，往往坐失事機之先，留下來成了禍源根本，一旦決裂了，就有不可收拾的事發生。」這個士人說話模稜被狐譏誚，還只是件小事呢。

未成佳話

濟南朱青雷說了一個故事，在他老家，有戶鄉民家的一個少年，與鄰家女孩相悅。時常互相窺看，久了，微微露出盜香的跡象，女孩的父親起了疑心，夜裡伏在牆上，左右顧視兩家，想偷看他兩人的往來！

這時，他看見女兒的房裡有一個少年，而那個少年的房裡也有一個女子，兩家之中的兩人，衣飾形貌皆一模一樣！做父親的才知道，鄰家少年和自己的女兒都被狐媚了！這真是個好伎倆啊。

朱青雷說：「以我所見啊，該找媒人來說親，讓兩家結成一家，也是一場佳話啊。」

然而後來卻聽說兩家的父母都很氣憤，各自延請了巫者來家裡驅狐。當時朱青雷才要束裝北上到京城來，後來也不知結果究竟如何了。

過繼

有一個能視鬼的人說：「人家的繼子，凡是抱養自異姓者，就算是養母養大，或是妻子養大，祭祀之時，來的都是原生母家的祖靈，養母家的祖靈是不能來的。」

凡事抱養同族的孩子來養大，就算是五服以外的親眷也一樣，祭祀時，養母和生母家祖靈都會來受饗，可就算是生母家的祖靈也來了，卻也只能配食於側，坐在下首也不敢爭先。

有一家于某，抱養了張某人的兒子過繼，兩家不同姓，于家家祭時，竟然來是于家的祖靈受饗！不是應該是張家的祖靈來才對啊？

後來知道了緣故，原來是上一代的事，于氏的妻子懷孕後改嫁給了張生，那養子就是改嫁的女人所生的，雖然姓張，可又過繼回來給于家了，所以來受饗的就是于家祖靈了，可這是什麼道理呢？」

我說啊：「此義最容易又是最明白的了。銅山西崩，洛鐘東應，這是說明，一有重大的事發生都會互相影響，不會因為地遠就阻絕了啊；琥珀互相摩擦會吸引細微的東西，那是互相感應，可是磁石摩擦卻不能，這就說明，就算是同類，若無感應都不能相合。」

琥珀是氣相屬能感應，磁石是互相排斥之氣，所以不相屬就不能感應，以物的屬性來觀察事，就能使人們的睦族之心油然而生啊；追遠之心，也會油然而生。因為自身的血脈來自於祖先，那就是氣的相屬啊。

一身分為四肢，四肢又個自分為五指，分別成了二十隻手指和腳趾頭；然而手指頭和腳趾的痛癢，人都能產生知覺，那是同為一身之的緣故啊！

男人最親的人莫過於妻妾了，而妻妾的痛癢，男人怎麼能沒有感覺？還不說呢？如果妻妾的知覺感情，丈夫始終都說不出來也不知情，就會變成這樣，妻帶孕改嫁，生子又過繼回家，一晃眼就過去兩代人了啊。」

平心遠慮

宋子剛說了一個故事，一位老儒在鄉塾任啟蒙老師訓導兒童，鄉塾的旁邊有一處積柴，那理有狐居住，平時鄉人都不敢侵犯，但是在鄉塾讀書的學徒們頑劣，不時跑去那裡撒尿穢污該處。

一日，老儒要去參加葬禮，對學生們說明日才會返回。孩子們大樂！紛紛將書桌茶几和椅子疊的高高的，人還站在上面騰跳，塗抹老師的硃砂和黑墨在臉上演劇。

正在笑鬧時，老儒突然回來！把學生徒子們都打了！人人都打到流血才停手，老儒恨恨地又離開了。所有的孩子們最大的才十一二歲，小的也才七八歲，都怪師太嚴厲了。

第二天，老儒回來了，說他昨天並沒有返回來啊！這才知道，是住在鄉塾旁的積材處的狐來報怨啊。

有人想要到土神祠去告狀，有人提議要除去積柴，也有人想要去那裡罵狐，什麼提議都有，但是其中一人說了：「孩子們實在是無禮，挨打了也不為過，只是打的太毒了。我聽說德能勝妖，如果以暴力互相角鬥，那是雙方都輸了，誰也沒有勝的道理。若是冤冤相報，我怕禍事就不止這樣了啊。」

在場的眾人聽了才放棄。這個人可謂是平心，也可謂有遠慮啊。

雞鵝鳴

雍正十三年，歲次乙卯的時候，佃戶張天錫家生了一隻鵝，一身而兩首，是隻雙頭鵝，有人說那雙頭鵝是妖。

沈豐功說：「非妖也。人有孿生，卵也有雙蛋黃，雙蛋黃出的雛必有兩個頭，我見過好幾次了。」

我偶然對從姪虞惇說了這件事，虞惇說：

「凡鵝一雄一雌者，生十卵就能孵出十隻雛。兩雄一雌者，母鵝下了十卵必定有一二隻孵不出來，那是父氣雜也；一雄兩雌者，下了十卵也必定有一二隻不能孵化，那是父氣弱也。雞和鶩則不妨，那是生物各自都有一性而已。」

我心想，那鵝鴨都不能自己伏卵孵化，人們都以雞替代鵝鴨去伏卵。遠古天地生物之初，羽族都是先以氣化，然後才卵生，那是不用說的了（凡物皆先氣化而後形交。以前人問有先有雞？還是先有卵之爭，那是後人無知才有的問題。）。

只不知上古之民淳淳悶悶，是不曉事的人，在最初的鵝鴨產卵以後，又有誰人知道要用雞來替代鵝鴨們孵蛋呢？雞如果不代為孵蛋，那麼鵝鴨又怎麼能傳種到現在呢？這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故啊！

相誑

侍御劉友韓說了一個故事，以前他還住在山東的一位友人家中之時，聽

說鄰家有女孩被狐所媚。女孩的父親追蹤狐怪的蹤跡，找到了牠的巢穴，於是千方百計的捕得了一隻小狐，女孩的父親就與那隻狐約定說：

「你能放了我女兒，我就放了你兒子。」

狐答應了，那位父親就放了小狐，可是那隻狐怪還是回來作祟，不肯離開女孩，父親罵牠負約，說話不算話，那隻狐則謝說：

「人們相誑的那麼多，不都是說話不算話？你怎麼用這種事來責備我呢？」

女父恨極了那隻狐，就叫女兒勸狐飲酒，他卻私下在酒裡下砒毒，那隻狐中毒變形，踉蹌逃去。過了一晚，家中發生了大怪事，到處瓦礫交飛，窗扉震撼，竟是群狐大集，發出噪音號呼來索命了。

女孩的父親厲聲的說出始末，此時就聽見好像是一隻老狐說：

「悲哀啊！牠只見到人們相誑詐欺，竟然也有樣學樣也去誑人！牠不知道好還？愛誑人的也會被誑啊。這家的主人說得明白，我們犯之不祥，你們隨我回去了吧。」話一說完，就寂然無怪了。

那隻老狐的見地，遠遠勝過那隻被毒殺的狐啊。

黑妖紅衣鬼

季廉夫說了自己的故事，在泰興舊宅後有一座樓，五楹，人跡也很罕至。季廉夫就是取那座樓的僻靜，時常一個人獨宿那裡。有一天晚上，他才打開門戶，就看見木樓的板閣上有一隻黑黑的物體，似人非人，渾身毛髮蓬鬆飛揚，好像穿了一件龐大的蓑衣，瞬間將他手上的燈撲滅，長吼一聲！衝過他的身旁跑了。

又他住在揚州的舅舅家裡，朦朧中，看見一個紅衣女子推門入內。他心知來的是一隻鬼物，用力起身大聲叱喝！那個紅衣女子跪地，對著他好像要說些什麼，過了好一會兒才冉冉出門而去。

第二天，他問主人，果然是有一個女子，曾經吊死在他住的房間裡，時常跑出來為祟。

這幽靜的房屋和陰暗的房間，多藏有鬼魅。那隻黑黑的怪物，大概是一隻還沒完全變成的精怪，潛伏在那座小樓很久了，那一夜，季廉夫回到小樓，牠竟猝不及避，只好逃走。另外那一隻吊死鬼來長跪，也許是來求季廉夫為她解脫沉淪吧？季廉夫正是壯年氣盛，所以鬼怪都不能靠近他。

一般俗世的巫者說，凡是穿著紅衣服的吊死鬼，則能進出住宅房間，中雷神也不禁。女子死後不能穿著紅衣入斂，因為紅色為陽色，死人穿了紅衣

好像是生魂的緣故。此種說法不知有什麼根據？然而一般的婦女都深深相信。所以銜憤而死的女人，多穿著紅衣上吊，以求鬼魂能去找仇家為祟，那一隻紅衣女鬼，應當也是含憤自殺的。

先期招禍

先兄晴湖說，滄州呂氏姑姑家（我的兩位姑姑都嫁給呂氏家族，這裡說的不知是二姑家，還是五姑家。），門外有一棵巨樹，看風水的星象家都說，巨樹在不利其家。家裡人議論著要砍掉它還是不砍？都還沒決定之時。

夜裡夢見老人來說：「鄰居二三百年了，忍心相戕嗎？」

主人醒來而悟，是夢見了樹精了啊！於是說：

「不快點砍掉那棵巨樹，就要變成妖了啊。」

於是家人都贊成砍掉它。

此樹如果不自己跑來入夢自言，那麼砍樹的決定還不一定能成呢。天下就有這種為了先期防禍到處找關係的人，都以為可以預先彌縫周章等等，反以觸發了禍機者的心思，那可都是自己跑去點明了對方，反而害了事啊！很多人往往都是這樣的啊（聽說太僕李敬堂，在某科磨勘檢查考試卷。忽然有個舉人來投名片求見他，李敬堂拒絕未見。但是卻私下驚訝的說：「他的考

卷有瑕疵嗎？」次日檢出來看，已經是勘過無簽，也就是沒有被註記的考卷，應該是可以考上了；可他又一次覆加詳核，竟然看見了考卷中的謬處，只好從新來過。如過那個舉人不去特別拜見太僕李敬堂，他早已漏網了啊。」。

不怨

奴子王敬，王連升之子也。我家舊有一處質庫在崔莊，因為我做官很久了，那質庫裡典當的物件也都被人贖回去了，應該是可以關閉了，可是奴才們又集資來繼續開設，還叫來王敬負責守夜。

有一晚，王敬居然在樓上輕生死了，他的母親和弟都不知道原因。又當時還有客作胡興文居住在樓側，他的妻子生了重病，王敬的鬼魂忽然來附在那女人的身體說話，數落他母親和弟弟的過失。

說：「我自己是因為賭博負債，還不起才死的，奈何你們向主人要棺斂費要多了，使我負心，我這次是來說明，多要錢不是我的意思。」

問：「你會怨恨找你追債的人嗎？」

答：「不怨也。如果是他欠我錢，我也會去找他討呢。」

又問：「你會怨恨引誘你去賭博的人嗎？」

答：「也不怨。手是我的手，我不賭博，他能握著我的手去賭博嗎？我

只能耐心的等著交替而已。」

王敬一開始附在女人身上說話時，人們都以為是病者昏亂所至；既而序述生平，與故舊親友問候說話，語音宛然就是一個王敬也。

眾人都嘆息的說：「王敬的鬼魂還不昧本心，想必將來是不會淪落鬼趣啊。」

諛墓巨碑

李玉典說了一個故事，有個舊家的子弟，夜行在深山中，迷路了，都找不到出路。遠遠望見有一處岩洞，他想暫時到那裡去休息吧，等待天亮以後再繼續找尋出路，一到了那處岩洞，裡面已經有位他家族裡的前輩某公在裡面了！

舊家子害怕了，不敢進入，然而某公卻又招手又是邀請，很激動叫他入內，他想老人家應該不會害他吧？就姑且去向前去拜謁。

老人家慰問他的寒溫勞苦一如平生，還略問了家事，一老一小一人一鬼就這樣唏噓長嘆，一起為人事變遷悲傷感慨不已。

因問：「您的大墳在某處呢？為何獨游到這裡呢？」

某公喟然說：「我在世時並無過失，然而讀書、考試、做官也都是隨著

家族安排，我為官升遷的次第更是安分供職，一生也沒什麼建樹。

不意葬後數年，墓前忽然看見一塊巨碑！石碑雕刻精美，螭龍為頂還刻著篆文，都是我的官階姓字；碑文內容所描述的事，則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其中略有影響的事，又都言過其實了。

我一生樸拙，看了那塊碑文所寫的內容誇張，我心裡實在很不安，加上又被遊人讀過，還不時有譏評；眾鬼物也來聚觀，更是多訛笑那碑文所寫的事。我實在是不耐聒噪，就避居於此。只有每年過年家人祭掃，我才回到那裡去看一看子孫們。」

士人委婉的寬慰老人，他說：「都是仁人孝子，不這樣做，不足以榮顯父母。連東漢的蔡邕都不免愧詞，若不是唐代的溫庭筠寫《蔡中郎坟》言過其實，他的事蹟也不會傳世啊；韓愈也曾經為了活計，寫墓誌銘阿諛墳墓中的死人。古今有多少這種事例，您又何必介懷呢？」

某公正色說：「是非自有公論，人心具在。人們即使可以被誑騙，但是我自問已經慚愧了。況且公論具存，大言誑騙又有何益呢？榮顯親長當在顯揚，是要自己成就好事，能幫助人民才是顯揚雙親只舉，又何必寫虛詞還立個石碑，招來眾人之謗笑呢？我不想要後代所見，都這樣的事啊。」

老人拂衣竟起，那位舊家子只好惘惘而歸了。

我說這個故事，是李玉典說的寓言也，李玉典的丈人田白巖先生說：「這種故事不一定有，但是這種論調，卻是不可不存啊。」

君子醉歸

交河老儒劉君琢，家住在聞家廟，自己一人在崔莊設帳教書。

一日，劉君琢夜深飲醉，忽然想要回家。當時正是大雨過後，要回家的途中兩河都暴漲了，他竟忘了，走到了河邊，他忽然又想洗浴了，於是他稍稍走向波浪深處，忽然，旁有一人說：「這附近原就有可浴之處，我帶你去。」

兩人到了一處，水邊有突出盤石如漁磯的地方，於是兩人一起洗濯。劉君琢稍有些酒醒了，忽然嘆了一口氣說：「這裡離家不到十餘里，水這麼湍急，又要迂折而行，可能要多走上四五里啊。」

其人說：「這裡也有可以涉水而過的淺處，我再帶你過去。」

兩人又一起拉高衣服，一路走過淺水處，快要到家時那人就匆匆告別去了。劉君琢叩門入室，家人都驚駭的問：「路上這麼難走，你怎麼走回來了呢？」

劉君琢自憶，也不知自己是怎麼回來的，說是有個人一路帶他平安的走

回來的。他想那個人好像是高川的賀某，也像是留不住（村名，其取義則未詳。）的趙某，後來，劉君琢派兒子去賀家和趙家致謝，兩家人都說沒有這件事也沒有這個人。他又去找河中的盤石，當初洗浴的地方也沒有了，他這才知道是自己遇鬼了。

鬼多會戲弄醉酒的人，而此鬼卻獨獨去扶導醉人。或者是劉君琢一生循謹，有古君子風，他醉後走入水中，勢必發生危險，說不定是神派遣了使者來引導他吧！

假公濟私

奴子董柱說了一個故事，景河鎮有個人某甲，他的哥哥死了，寡嫂住在母家。因為農忙，家中人手不足，某甲就與妻自一起去嫂嫂的母家，邀她回來協助家人燒煮食物，好送去給下田的男人吃。

一行三人走到中途，在破寺中休憩，某甲叫自己的老婆去守著寺門，而自己竟然入內與嫂嫂調諢。嫂嫂怒叱，某甲惱羞成怒，竟然動手就要強暴嫂嫂！

嫂嫂兩手扞拒、大聲呼救！但是那個破寺遠離人居，都無人來救她。嫂嫂沮喪極了！還要勸說小叔不要做這種逆倫的事，某甲也不聽。

正好有送飯的婦人在路上跌了一跤，摔破了擔子裡的瓶瓶罐罐，協助農作的客作五六人只好到那裡去就食，五六個男人正好經過破寺旁，聽聞女人哀號呼救的聲音，都跑去看，嫂嫂就將事情的發生說了！

眾人都憤怒無比，放了嫂嫂先行回家去；又派二人輪流捉住某甲，還將他的妻子剝光了輪姦！邊做還邊叱責某甲說：「你淫了嫂嫂，我們都看見了能證明！你就是該死。我們姦淫你的老婆，你嫂嫂決對不會當你的證人。任由你去告官，我們吃午餐去了啊。」

某甲反過來叩額跪求他們，拜託眾人不要將這事說出去！這些人，真真是所謂的假公濟私啊。

這一則故事，與《槐西雜誌第一卷》中所寫的「玷污」那則故事一樣，都是非理之事，然而也是一件快人意的事。

後來鄉人都知道了！但是都沒有肯說是誰幹的。一則，那些幫農的客作都是流民，一日耘畢，得了錢就散了，更無從知道誰是誰；一則是鄉人都嫌惡某甲的緣故。人們都說：「婦人送飯跌一跤是這樣的剛剛好，不先不後，冥冥中就是有使者來叫他事敗的啊！」

抓交替

傳聞吊死鬼和溺死鬼都要抓人去交替，這類的說法都不一。然而自刎而死和喝毒酒自殺、或是自焚而死、或是被壓死的，則自古以來，就沒聽說過要抓人來交替事，那麼這又是何道理呢？

熱河有一座羅漢峰，形狀酷似趺坐的老僧，很多人喜歡去登高遠眺。最近發生了一件墜崖而死的命案，不久，熱河街市上就有人無故發狂了！狂奔上了羅漢峰頂，自己倒擲跳下羅漢峰而死。人們都說那是鬼來抓人交替去了，請來許多的僧人禮懺都沒驗，官府只好派人不時去巡邏，人跳羅漢峰而死的事才沒再發生。

那些找交替的鬼，是因為他輕其生；若是失足而死，就不是自己輕生；被鬼所迷而自投而死的人，尤其不是自願輕生。那麼說是鬼找相代抓交替的，又是何道理呢？

我說那也是是冤讎，又或是山鬼為祟，為了求乞人間的祭享罷了，不能都認為是鬼來抓人去做交替啊。

鬼怕火器

我的家鄉產盛產棗，向北以車運至京師供應市場，隨漕船向南運往諸省販賣。當地人人世代多以為種棗為業。棗未熟時，最怕霧，大霧濕潤，棗會瘠瘦而皮皺，只存皮與核。

每當霧初起，若是在上風處積柴草焚燒，有濃煙滾滾則霧散，或同時用鳥銃整排的向空中開槍迎擊，霧散的更快些。那是鼓動陽氣，陽氣盛了則陰霾就會消散，但凡是妖物也都畏懼火器。

史松濤說，山西和陝西之間的大山之間，每當山中有黃雲暴起時，則有風雹隨下傷害農作物，若以巨炮迎擊，就會有如車輪一樣大的蛤蟆墮下。

我在福建督學時，有時會有山魃在夜裡跑到屋瓦上行走，格格有聲。若是遇到轆門鳴炮，則那些山魃會踉蹌奔逸逃跑，頃刻寂然。鬼也畏懼火器。我在烏魯木齊時，曾以鳥銃擊打厲鬼，使那些鬼魂不能復聚成形（語詳《灤陽消夏錄》第三卷「陰邪之氣」），那些妖鬼也都是陰類也。

自戲

董秋原說了一個故事，東昌有一個書生，夜行到了郊外，忽然看見一座

建築規模宏壯的甲第。他心想：「這附近是某氏的墓墓，哪來的宅邸呢，大概是狐魅所幻化出來的吧？」

那個書生早就讀過《聊齋志異》裡有青鳳、水仙等諸多鬼怪的故事，他也希望能見有此豔遇，於是就慢慢放慢腳步，躑躅不走了。

隨即有車馬從西邊過來，車馬和僕從的服飾甚是華麗，一位中年婦女揭開車幃指著書生說：「這個郎君就很好了，可以請他進來。」

書生看著後車上，坐著一位妙麗少女一如神仙，他大喜過望！不知不覺跟著車來到了那處宅邸的大門，隨即就有二個婢女出來邀他入內。書生既然認定這些人都是狐，就不問對方氏族了，也隨之入內。到了裡面，也不見主人出來迎接，只是不斷的供應豪華豐盛的餐飲而已。

書生一心等候來人請他去與少女合巹，自是心旌搖動，隨時都想著是否準備好了，可是天亮了、天又黑了，一整天都沒有有人來請他去拜堂！他一直等到了天黑，突然外面簫鼓齊奏絲竹細樂響起，一個老翁掀開門簾來對書生揖手說：

「新婿入贅已經到了門口了，先生您是文士，肯定熟習婚儀，請您屈為賓相，來主持婚禮，則親族都有光彩啊。」

書生大失望！然而從來也沒有人來對他說婚事，他也沒什麼話可說的；

這戶人家又好端端的供應了他一日的酒食，一時間，書生也不能就這樣跑了！他只好去當債相，叫新人行禮如儀草草了事，自己也不去與主人家道別了，直接就走了。

家人以書生失蹤了一晝夜，派人到四方覓訪。書生回來後，憤憤地說出一天一夜的遭遇，聽的人莫不拊掌說：「那絕非狐戲弄你，乃是你自己戲弄了自己啊。」

這個故事讓我想起了有個李二混者，窮到快要不能養活自己了，只好遠赴京師去謀食。路途中遇到一個騎著驢的少婦，李趁機和少婦說話，言語輕浮微相調謔，少婦既不回答也不生氣。

次日，又相遇了，那少婦擲了一條手帕給他，逕自鞭驢快走，少婦還回過頭對他說：「我今日會住在固安。」

李二混打開手帕，竟然包著幾件銀簪和耳環。他正缺錢呢，拿著這些銀簪耳環跑去質庫典當，正好是那處質庫昨夜所失竊的物件。

李二混大受拷掠，竟然自誣是自己偷盜的，那才是真正的被狐戲弄了啊。

董秋原說：「那李二混若不調謔少婦，怎麼會這樣呢？那真的是自己戲弄自己啊。」

乞哀兄嫂

蒲田的李裕翀說了一個故事，有個名叫陳至剛的人，他妻子死了，遺留下二子一女。過了一年多，陳至剛也死了。他留下有良田數畝，房屋數間，都被他的兄嫂收了去。哥哥和嫂嫂宣稱要用這些財產養大他的二子一女，然而，實際上卻是虐待他的孩子們。

不久，陳家的屋後夜夜都能聽見鬼哭聲，鄰居們住得很不安，人們都知道是陳至剛的鬼魂來哭，受不了了，就跑到屋頂上呼叫說：「你怎麼不去你哥哥家作祟，哭又有何益？」

鬼魂於是稍稍離開到了數丈外去哭，還嗚咽回應說：「兄弟是至親，我不忍去作祟，父親之下，就是兄長為尊了，於禮也不敢去作祟啊，我只是乞哀而已。」

做哥哥的聽說了很感動，大罵妻子說：「都是你，使我不得為人也！」陳至剛的哥哥也跑到屋頂上去呼喊說：「不是我啊！是你嫂嫂。」

鬼魂又嗚嗚咽咽的說：「嫂嫂是你的妻子，哥哥不可祟，嫂嫂怎麼能祟呢？」

嫂嫂愧不敢出，從此以後就善待陳至剛的子女，那隻鬼也不再來了，假使遭兄弟之變的人都像那知鬼一樣，世上怎麼還會有闖牆之禍呢？

嗜酒入井

衛嬖嬖是我的從姪虞悖之乳母也。她的丈夫嗜酒，恒在醉鄉。一天晚上，他鎖起大門自行出去，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裡了。

有人說鄰圃的井畔有一雙鞋，家人去看，果然是他的鞋，朝井裡看，屍體也在裡面。

眾人議論著：「牆也不是很矮，酒醉人豈能翻過牆去？還有，投井又何必脫鞋呢？」

正當大夥都大惑不解時，找守圃的人來問，但是守圃的人昨日去賣菜，還沒回來，只有守圃人的妻子帶著幼子在。

她說：「夜裡聽見牆外有二人的邀客聲，後來又聽見他們好像為了留下人的牽拽拉扯聲，突然！轟然一聲，好像有人從牆頭跳下，那聲音是在在牆內；又聽見延坐屋內的聲音，則聲音是井畔了；我還聽見催促客人脫鞋上床的說話，又轟然一聲，此後就再沒有聲響。」

那個地方一直以來都有很多鬼，平時人們也不以為意。沒想到那個人就跳入井裡了，那是溺死鬼來找人交替嗎？於是眾人將那口井堵塞了，之後再也沒發生任何怪事了。

夜叉與樹精

族叔黎庵說，他曾見旋風中有一女子，張袖而行，迅如飛鳥，轉瞬已在數里之外。又曾經在大槐樹下，看見一隻獸跳擲，不是狗也不是羊，毛作褐色，被人看見後隨即隱沒，都不知那是何物？

我說：「叔叔平生專意研究經，但是不甚留心於子、史啊，這兩物古書裡都有記載。那個女子乃是「飛天夜叉」，見《博異傳》記載，唐薛淙於衛州佛寺見老僧說故事，老僧曾在內蒙古的居延海上，曾見天神追捕者的就是她了。」

褐色的獸乃是樹精，《史記·秦本紀》一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注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畫是「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水中出，又見於豐水之中。』《列異傳》記載『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所以秦因此安置旄頭騎。』

庾信《枯樹賦》寫道：『白鹿貞松，青牛文梓。』

柳宗元《祭纛文》也寫著：『豐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旄頭。』都是說樹精一類的事啊。」

一刻千金

王德圃說，有一個縣吏晚上睡在松林裡，聽聞有哭泣聲。那個縣吏原就是個大膽的人，竟然起身跑去找看，則見有男女二人，並肩坐在石几上，喁喁絮語，好像似夫婦相別。他懷疑那兩人是淫奔的，就詰問他們原由。

男子起身回應說：「你別靠近，我是鬼！這女子是我的愛婢，不幸早逝，雖然葬在其它地方，而鬼魂卻時常來依在這裡，現在，她就要被配入轉輪了，從此一別，茫茫萬古，所以我們都很悲傷。」

問：「生為夫婦，各有配偶，豈是死後又顛倒移換耶？」

男鬼說：「只有節婦守貞的女子，其夫在泉下暫留，等待妻子死後同生人世，再續前緣，以補足一生之辛苦。其餘的都是前因後果，各自依據各自的罪福去受，有些能等，有些則不能等，也不一定都一樣。你最好快快離開，我二人一刻千金，不能與你談這些冥間的事。」那隻鬼說完後就張口噓氣，霎時松林間木葉亂飛。

縣吏悚然反身就走，後來再經過那裡時，知道了那處墳地是某氏的墓園。

王德圃是凝齋先生的侄兒。凝齋先生作《秋燈叢話》，漏載此事，是王德圃沒來得及對先生說過呢？還是先生偶然失記了呢？

解冤神咒

先外祖母曹太恭人，曾告訴先太夫人說：「滄州有個官宦人家的婦人，不見容於丈夫，於是時常抑鬱，都快要得了心疾，漸漸變得性情乖刺，很難相處，夫妻生活愈不協調。正好有位高行的比丘尼到了她家，她求問比丘尼這是什麼因果？」

尼師說：『我不是冥吏，不能去稽查配偶之籍；我也不是佛菩薩，不能照見人們的三生。然而因緣之理，我還是知道的。』

天底下不會有無因緣又無故而相合的配偶啊！大抵是以恩合的夫妻必定相歡，以怨結合的夫妻必相忤，又有非恩、非怨、亦恩、亦怨的人為配偶，那必定要互相取到相對等值的恩怨償還，如是而已。

你與他為成夫婦，那是怨結而合的嗎？那也是天所定，不是人為；雖然天定勝人，然而，人也必定勝天。

所以釋迦立法，允許人們懺悔。只要消了妳好勝之心，息了你自己的傲氣，稍作逆來順受，以情感化而不以理爭執；修你的內識內明，侍奉公婆以孝道，與娣姒和睦相處，恩待妾媵，這些事做起來要盡其在我，而不問其他人，也許還能挽回些！徒問過去數世之因，無益也。』那個婦人聽從了比丘尼的話，漸漸改變自己的想法，夫婦間果然和睦如初。」

先太夫人曾用這個故事告誡諸婦說：「那位尼師所說的話，真真是閨閣中的解冤神咒啊！只要信心行持，無不有驗的，如還有不驗的，那就知道是自己的行持沒有到位啊。」

鬼氣消

太守蔡必昌說判冥，論者不信。然而編修朱竹君之先德（唐人稱人先父都說先德，見《北夢瑣言》），蔡碧昌都預先告知了他的亡期，蔡必昌之母的死亡日期，也是他自己先預知的，兩位老人家辭世的時日，都如蔡必昌所預言的時日，這又是怎麼說呢？

撫軍朱石君說起這些事都很詳細，朱石君不是妄語的人。而郎中顧德懋也說他能去判冥事，後來又自言，因為洩漏陰府事太多了，被謫為社公等等，但是卻都不能證明。

我曾經聽顧德懋談論冥律，已詳載再《灤陽消夏錄》中。顧德懋他談論鬼之存亡，也頗有理。大意是說，人的餘氣就是鬼，而氣久則漸漸消散。其中不會消散的鬼有三種：忠孝節義的人，死後正氣不消；猛將勁卒的人，死後剛氣不消；鴻材碩學的人，死後靈氣不消。

不會馬上消散的氣也有二種：冤魂恨魄，茹痛黃泉的人，其怨結深重，則氣也會聚集不散；大富大貴，取多用宏的人，在生前就精壯，則死後也是氣盛，所以餘氣也不會馬上消散；還有兒女纏綿的人，埋憂齎恨的人死後，只因為情專則餘氣也會凝結。

至於兇殘狠戾的人死後，餘氣也不會馬上消散，然而墮入地獄泥犁的人十中之九又不在這些數量當中啊。這言之鑿鑿，也許還真是有所表徵耶？

黃風怪

雍正六年，歲次戊申的夏天，有大旋風自北而南來吹向崔莊，勢如潮湧，我家樓堞大半都被揭去了（北方的鄉居者都建有明樓以防盜匪，樓上圍欄為城堞狀。）。

從伯燦宸公家裡，有花二盆，水一甕，都被捲到屋頂上去了，一如還在地上的位置一樣，絲毫沒敲破也沒損角。然而階前有一座銅做的風爐，當時炭火正燒的熾熱，卻是安然不動，人都莫明其故。

第二天，叔叔家的人沿著北邊的諸村一路詢問去，都說沒見過颶大風。那一陣大風是過村數里外，才漸漸高入雲霄，那怪風的顏色為黃色，人們都聞到了腥氣。也許是這地方靠近東瀛，與日本相去不過百里，所以時常有海

神來往，那些水怪飛騰，偶爾跑上來這裡捉弄人吧？

遊山遇奇

從姪虞惇，在乾隆四十九年，歲次甲辰年的閏三月，在滿城作教諭官之時，與他同官的戴君，邀請他一起去遊覽抱陽山。

戴君與彭、劉二人從前山上山。虞惇偕著弟弟汝僑、兒子樹璟以及金、劉二生一行四人，由山後觀牛角洞、仙人室等景點前去。

才走到山麓，遙見一個人，端端正正的站在巖上，他以為是戴君派人來迎接他們。但是兩處相距約一里，他們四人於是急急的趕赴上山。可是走愈近，那個人卻漸漸變小，到了巖上，只見白石一片，倚著巖直立，那片白石高約一尺五、六寸，寬才四、五寸而以，絕不類人形，然而遠遠望去，卻好像是一個人形，奇啊！

凡是物體遠，看起來一定小，那是歐羅巴人所謂的視差。那片白石遠遠看著很大，而近看又小小，這真是奇啊！直到下山又走了一里多，眾人再回頭看，仍然如初見一樣，像個人直立在巖上，眾人都說那些白石子有靈，擬上山帶一些回去。

彭生及樹璟先回頭去找，竟然找不得了；汝僑又與二位劉生同往去找，

道路依然，物物如舊，可是那片白石，竟然不見了去！

大概是深山邃谷深崖，都住著神靈吧，偶然示現，也是有的。難怪那座山的山洞被當地人稱之為仙人室，山洞多在峭壁之上，人們不能攀登，當地人每每遙見洞口有人來往，想必是煉精羽化之人啊。

周易互體

申蒼巔說了一個故事，劉智廟有兩個生員要去應科考試，夜行失道迷路了！看見一處破屋，只好暫時投宿休息，破屋的院落半圯，也無門窗，兩人就到想去西廂坐下休息。

這時卻聽見樹後有人說：「大家都是讀書人，不敢相拒。西廂是我小女兒住的地方，請你們別進去；東廂是老夫訓徒教書的地方，你們可就坐也。」

那兩個生員心知說話的不是鬼就是狐！然而兩人實在是疲累不堪，不能再走了，就向著樹拱揖作禮，兩人相對且坐，這時想起應該向他問路才對，又再起身行禮致詞問路，則渺無聲息，都不回應了啊！

兩人在暗中摸索，覺得有物觸手，捫之，乃身畔各有半隻瓜。兩人又致謝，還是不回應。一直到了天亮，兩人即將啟行，又聽聞樹後人語說：

「東去二里，就是大路了。有一語奉贈：『《周易》互體，究不可廢也。』」

兩人都不了解他所說的是指何事？再問，又不回應。一直到了考試，題目果然是問「互體」。場中的考生都用程頤朱熹的理論來寫，惟有這二個生員，是依照破屋之鬼所預告的出處《周易》來作答，兩人都並列前茅了。

佻薄者戒

乾隆九年，歲次甲子，我在河間應科試，有個考生拿著手帕罩著頭臉來考試，說是墮驢磕傷了額頭，可是有同行的讀書人都知道為什麼。

說：「他是在來參加考試的中途遇見了一位少婦，靚妝美貌，獨自一人站在官路旁的柳樹下，那個書生見了，立馬按轡，停下來問路。

少婦說：『南北驛路這樣大，車馬往來人多，哪裡會迷了路呢？你是欺侮我孤立罷了。』」

忽然間有片飛瓦打來，書生流血破面。那位美麗的少婦逕自走入秫田去了，也不知是人是狐還是鬼，只是都沒人見她舉手，而瓦片忽然橫擊而來，眾人都懷疑她不是人，可是鬼又不應在白晝裡出現，於是都懷疑那是隻狐了。」

高梅村說：「這也不必深問，無論是人是狐是鬼，總之他都該當挨打。」又乾隆十二年，遂次丁卯的秋天，聽聞有個京官的兒子，黃昏經過橫街東，被娼女誘入室內。睡到半夜，丈夫突然回來了！

那男人威脅京官的兒子脫光衣物，裸無寸縷，光溜溜的被趕到門外的亂葬崗之間。京官的兒子實在無計可施，只好大聲號叫說自己遇鬼了！有人回去告訴他家裡人，他這才能脫困被接回家去。

姚安公當時在戶部作官，聽聞這種新聞，笑說：「我今天才知道鬼也能作賊。」這兩個人的遭遇，都足成為佻薄者之戒啊！

陰風來助

烏魯木齊千總柴有倫說了一個故事，昔日他隨軍遠征霍集占之時，率領手下部卒搜山。在珠爾士斯的深谷中遇到了瑪哈沁，一群沒有組織的逃犯，他射中了其中一人，中箭的人負矢奔逃而去，餘七八人也四處逃竄而去！跑了。

柴有倫奪得其他們的馬匹和行帳，見樹上樹上綁著一個回人婦女，左臂和左邊屁股的肉，都被割下來吃到見骨了！口中噉噉作聲，好像蟲鳥鳴叫，

見到了柴有倫，屢屢伸長脖子，又作叩頭之狀。柴有倫知道她是在哀求速死，柴有倫一刀插入她的心臟，那回人女子瞪大眼睛，放聲長號而絕。

之後，柴有倫又經過那裡，河水暴漲，他不敢涉水過去，只能暫時憩息等待大水減退。忽然有一陣旋風來往馬前，忽行忽止，好像在接引他。柴有倫想起是那個回人婦女之鬼來了，於是他乘騎隨從那陣風，竟然找得淺水處，迅速的過河了。

不知命

季廉夫說了一個故事，江蘇泰興有一個賈生，在官學裡做事，生性癖好符籙禁咒之事。他尋師訪友，竟然煉成了五雷法！後來病重，恍惚間看見有鬼來攝他，他舉手結五雷印手訣，那些鬼就不能靠近了。

繼而家人聽聞屋上有金鐵聲噹噹，各種長相猙獰的奇鬼洶湧而入！家人都惶怖害怕的逃避出去。遠遠的聽見屋裡好像有相格鬥的聲音，打鬥了一整夜才停止，到了天亮，家人才敢回家入內察看，只見那位賈生已伏倒死在床下，雙手將泥地刨出了一個很大的凹洞，都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這死生之事都是有數的，數既然已經用了，還想用小術與鬼爭，何其不知命啊？

易善卻為惡

季廉夫又說了一個故事，太守鍾光豫在江寧作官時，座下有幕友師爺二人，兩人是表兄弟也，一個主司號籍，一個主司批發，兩人住在一室同榻寢睡。

有一日晚上，一個人先睡了，另一人猶自秉燭，還沒睡。忽然看見案前有一個紅衣女子坐著，他驚駭極了！大叫將另一人也叫醒了。再拭目驚視，則已經不是紅衣女子了，乃是一個奇形怪鬼！那隻鬼直撲兩人，二人都一起昏倒仆地了。

次日，眾人都奇怪這兩人怎麼都不開門？踢破了門扉入內，則先看見鬼的那人已經死了！後見鬼的還奄奄一息，尚有活氣，找醫生來灌治，救活了！活過來的人才仔細敘述昨夜的事。

也許是真的有鬼魂會來無故擾人，但是從來沒有無緣無故現形索命的鬼。幕府的師爺們是扶佐主人當官的人，並非真的官員，但是實際上卻有著官員之權，筆墨行文之間，動輒關係著人們的生和死，最容易行善了，相對的也最容易作惡！那鬼必定是有冤讎來報復了，才有這種變怪，只是不知道出於那一件事？又是何種緣由啊。

護法善神

烏魯木齊有一個軍吏茹大業說了一個故事，古浪縣有回民，有一些回民會跑去盤踞佛殿飲酒賭博，佛寺裡的僧人孤弱，不能拒絕。

有一夜，回民們正喝的高興，大家猜拳行酒，有一人舒張拇指大呼一聲：「一。」突然有一個大拳頭，有如五斗一樣大的栲栳，從門探入！五指齊張，還厲聲呼叫：「六！」舉掌一拍！登時燭滅几碎，十幾個回民都嚇昏了過去！

到了天亮，那十幾個回民才漸漸甦醒。從此那些回民再也不敢去佛寺了！佛於眾生無計較心，然而這是否是護法的善神來示現的呢？

藝瀆之報

蘇州生員朱煥，在順天鄉試得了第二名，那是乾隆二十七年，歲次壬午年，我分校試題所錄取的舉人。

一日，眾人雲集在我的閱微草堂飲宴，酒席間，各自都說了自己遭遇過的異聞。

朱煥說，以前他乘舟，見到一個舵工額頭上總是粘了一片膏藥，大約一

寸大，比平常的膏藥都大，舵工說自己額上有瘡，須避風。船行了數日，一個篙工私下對客人說：「真是大奇事！他說有瘡是假的。那個舵工曾經做過會首，賽水神時，會首照例要捧香向前行禮。可是有一晚他犯了不潔，與會時，他就要跪下行禮祝禱水神，竟然有風颳起爐灰撲在他臉上，他嚇死了！差一點不能成禮。」

他下來後，拿水拂拭頭面，則額上竟然現出一幅墨畫的秘戲圖！神態生動，好像他們夫婦兩人正在相好。他洗也洗不去，越洗越清楚！所以之後只好一直貼著膏藥來掩飾啊。」

船上眾人都不太相信，然而既然有人這樣說了，客人們出入往來，都不能不注視那個舵工的額頭。

舵工察覺了，說：「小子又饒舌了耶。」也只是長嘆而以。

然則，究竟是否有秘戲圖在額頭上都不知，真可惜沒機會將他的膏藥揭了，仔細看一看呢。

又我的乳母李嬈嬈說，她以前去登泰山，見到娼女和所歡愛的恩客一起去進香，後來又在旅館相遇。那兩人一有機會就會接唇相吻，後來竟然活像被膠黏住了！都不能解開，若用力想要剝開，則痛徹心髓！眾人都要他們懺悔，雙脣才得以解開。

有人說：「是廟祝賄賂娼女作此怪狀，用來聳動視聽，讓信眾生信心也。」這也是不可知啊。

有報

獻縣的刑房吏王瑾，一開始初作吏之時就接受了人的賄賂，想要出脫一名殺人罪犯。才正要濡筆起草，那張紙忽然飛起，飛到了窗上的承塵之上，還旋舞不下。從此，王瑾再也不敢收取賄賂了！王瑾還時常將那這件事說出來告戒同事們，自己也不自諱，後來的王瑾一生溫飽，以老壽終命。

又有一吏時常得人賄賂，竟然舞文弄墨開解不少罪人，他也是「一生無禍，然而他死後，三個女兒都淪落為娼女。他的次女做娼之事被告發了！罪當杖打，監刑的伍伯一直告戒他的徒弟說：「這個女人是某師傅的女兒（一般習俗稱呼衙吏都叫師傅。），輕輕打吧。」

娼女受杖完畢，回去告訴鴛母說：「幸好我父親曾經為吏，要不然我今日就被打死了。」

嗟乎！她卻不知她的父親若不為吏，她今日原來也不必受杖打啊！

人面獸心

交河有一對妓女姊妹花，都被狐所媚了，瘦骨支離都快病死了。妓女家請來道士劾治狐媚，可是那隻狐竟然拒不受捕，道士大怒！增建壇城，還要燒化牒文給雷部。

狐化形成為一個書生，來見道士說：「煉師何必苦苦相仇呢？這採補殺人雖然犯了天律，然而您也要想想，這兩個女人是什麼樣的人呢！她們裝飾著妖冶的容貌外表蠱惑少年人，被她們破家的人都不知有多少了呢；為了她們荒廢所業的人也不知凡幾；被她們離間的夫婦，也數不清了，她們的罪業，條條可都是死罪啊。」

她們攝人之精，我攝她們；她們害人罹患疾病，我也來奉還；她們戕人之命，我則戕她們之命，這些都是請君入甕，自己願意的，天道不也是這樣？煉師又何必故意包庇她們呢？

況且煉師之劾治，所秉持的是人命至重的道理。可是人之為人，也要有顆人心才算是個人啊！這些妓女們，心事是機械萬端，面目更是是寒暖百變，對有錢人百般奉承，錢花完了就將人驅逐打出去，正是所謂的人面獸心啊！既然已經是獸心了，就是以獸來論，以獸殺獸，也是事理之常啊。你看那深山曠野中，野獸相食的不啻恒河沙數，你怎麼可以一一上報，褻瀆雷部

耶？」

道士放棄了！論者們紛紛傳言，都說道士無法不能制狐。然其那隻狐的言論則是更叫人明白深切啊！

報復

程魚門說了一個故事，有個朱某人，愛上淮上的一個妓女，等到床頭金盡，錢用完了，就被妓女和老鴇趕出去了。

一日，有個山西商人去拜訪那個妓女，僕人眾多車轎華麗，所用器物皆奢靡，那個山西商人揮金如土。妓女兢兢服侍，就怕他跑了！於是妓女盡謝其他客人，只與山西商人相好，她曲意效媚，山西商人每日所贈給她的金帛珠翠，不計其數。

山西商人住在妓女戶約兩個多月，自己卻說需要去揚州一趟，山西商人這一去遂不復返！妓女戶派人去訪問也沒有人認識他。那山西商人送給妓女的東西又多又昂貴，妓女想離開妓院戶去從良了！於是她開箱檢點山西商人所贈與的珠寶，竟然一物不存！都沒有了。連同先前朱某所贈的，也都沒有了！箱子裡只留下二百餘金，恰恰足夠付兩個多月的酒食費。妓女一家迷離恍惚，如夢乍醒啊。

有人說，聽聞朱某有個狐友，大概是為了他去找妓女代為報復了。

偽女

程魚門又說了一個故事，有一個游士某人，在廣陵納了一個妾，那個女人頗嫻文墨。兩人很契合相得，時不時就在閨中唱和。有一日，那位游士夜飲歸來，家中的僮婢都已經睡了，室內暗無燈火。他進到了房間也，小妾也不在了，只有案上有一張信紙寫著：

「妾本狐女，僻處山林。只為償還夙惜的情債，跟著你過了半年。今天，業緣已盡，我不敢稍作停留。本來還想要暫住待君，慢慢訴與你知，以展永別之意，可是又恐怕兩相淒戀，害你更難釋懷啊！」

所以我忍痛竟行，不敢再見你面。臨風回首，百結柔腸。也許就以此一念，三生石上，可以再種後緣也未可知！只願你自愛，千萬勿以一女子之故，以至於損害清神。則妾雖離去，內心也能稍有安慰啊。」

某人讀了書信頓時悲傷不已，還將小妾寫的書信拿出來給朋友們看，眾人也不勝唏噓，都很感慨。紛紛安慰某人，說是古代典籍裡也常有這類事，千萬別懷疑。

後來又過了一個多月，那個小妾與所歡愛的男人坐船北上，船行到半途

被盜匪劫了！報官去抓捕盜匪，眾人於是停留在淮上好幾個月，她的事才被洩露出去。原來是小妾的母親將她又賣給了他人，她為了求脫身，只好偽稱自己是狐女。

周書昌說：「那是真的狐女，哪裡是假的呢？我還想那些歷代志異諸書所記載的故事，一開始遇見仙女，日久了就捨去跑了的故事，其中應該也不乏此類的女子來做偽吧？」

釋疑

我在翰林院的時候，侍讀索爾遜，有一次一同在待詔廳齋戒（待詔廳舊有何義門大書一匾「衡山舊署」，又聯句一對，如今聯句還在，可那塊大匾則早久就摘下了。）。

索爾遜說，以前出征霍集占之時，奉了參贊大臣檄調的命令移防。中途遭逢大雪，車仗都不能上路，僅有一個行帳跟隨，中途還可以架起來休憩。可是躺下睡覺時卻苦無枕頭用，僕人找來三四個死人頭骨，主僕一行人只好拿人頭當枕頭了。夜裡，那些死人頭都蠕蠕掀動著，他起來大聲叱責後，那些個死人頭才停止蠕動。

我說那不是有鬼，也不是因為你們大聲叱喝才止啊。那些人斷首之時，生氣未盡，隨即被嚴寒所束，餘氣還鬱伏在頭顱裡，一時得了活人的人氣溫蒸，解凍了，餘氣才得以外發，所以會蠕蠕自動。你們起身叱喝，離開了那些頭顱，死人餘氣瞬間散去，所以不再動了啊。凡是物性還未盡的，拿火來炙烤，都會震動，就是這種道理啊。

索爾遜說：「從來古戰場上，都沒聽過遇鬼的；當時我真是內心嫌惡至極，還以為我是命衰啊，到今天才得以釋懷這個疑惑。」

卻妖

崔莊多棗，動輒成林，當地人俗稱「棗行」（戶郎切）。我小時候，聽說有婦女數人，出去挑菜，經過樹下，有個小兒坐樹梢上，摘下紅熟的棗子擲下地下來，婦女們都相競拾取。

樹上的小兒急說：「我只喜愛周二姐的嬌媚，摘著棗子給她吃。你們這些是什麼黑鬼啊！也敢搶奪？」眾婦女大怒！紛紛惡罵他。

周二姐也討厭他輕薄，也怒罵樹上的小兒，還撿石塊丟擊他。小兒躍過別枝，身形如飛鳥，穿過棗林去了，這時眾人忽然醒悟，村中並沒有這個小兒，那必定是妖魔也。

我的父親姚安公說：「幸好周二姐一罵一擊，否則必為那妖魔所媚了。凡是妖魅媚人者，都是人自己招來的，蘇東坡《范增論》曰：『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就是這個意思。」

病民之官

有個等候選官的選人在橫街夜飲，天黑以後才回住處。他住在珠市口，所以從香廠取捷徑回去。路上只有一個小奴才拿著燈籠照路，行到中途，小奴跌倒燈籠熄滅了！他抬頭望見還有一戶人家的燈未熄，選人就走到那戶人家借火去。

有個婦人來應門，還邀請他入內喝茶。選人心知為這個婦女必定是妓女，他是百無聊賴也想要排遣時光，竟然佻諛那個女人。然而她雖然羞澀低眉，卻是神色慘澹沮喪。選人想走，可她又牽著選人的衣角堅持留人。選人就不客氣了！那婦人也宛轉相就，正好那個選人身上帶著幾兩銀子，完事後就轉贈給那個婦人。

婦人致謝卻不接受，只是拜託他說：

「如果你能念著今宵之愛，有一個做長隨的某人，就住在某處，他已經失業很久了，妻子又死了、子女還小，未來恐怕要受饑寒，你若肯帶著他去

赴任，我會感德九泉啊。」

選人戲問：「你會一起去嗎？」

婦人泫然說：「我實在不是活人，我就是那個人的亡妻啊。因為某人不能贍養子女，所以才冒恥相求了。」

那個選人嚇的跑出那戶人家！回頭一看，竟是一座新塚。後來，選人也感念婦人的情意，竟然真的帶著那個做常隨的某人，連同他的子女去上任。

人要求一個長隨的職位，連鬼魂都要來陪睡！由此可知，做官員的長隨有多好賺！但是錢財從何而來呢？更可見那些作惡的官員，平時是如何的禍害人民了。

大怪事

牛犢或是馬駒，有的一出生就長有鱗角，都說是牛、馬與蛟龍交合所生的，並不是真的鱗也。也有傳說婦女在野外露寢，與蛟龍交合生下後代。

曾經發生過一件奇事，是我外舅馬氏家有一個佃戶，年近六旬的老農，一個人獨行遇到大雷雨，當時雷電晦冥，天地變色，有一隻龍爪按住老農的斗笠。他以為自己就要受到天的誅殺了，嚇得跌倒在地，只覺得龍爪斯碎了自己的褲子，他當時還以為是先要脫掉衣裳而後才施刑。

沒想到那隻龍將他翻轉過來，按住他，從他背後姦淫了他！他稍轉側縮避，龍就怒吼！還在他頭上磨牙！老農怕被蛟龍吞噬，只能伏地不敢動彈。過了一二刻，才聽見霹靂一聲，龍去了！

老農在田壟邊呻吟，腥涎滿身。幸好他的兒子送蓑衣來給他見到了，才背著受傷的老父回家。初時家人還避忌不敢說，可是老農身體受創很嚴重，只好延請醫生求醫藥，這才說了實話。

耕耘種苗的時候，送飯去田裡的婦女很多，那隻蛟龍竟然是狎一個男子！郊外野地的牧童也不少，那隻蛟龍卻選上了一個衰弱的老翁！這真是不可理解的怪事啊！

敗鬼

王方湖說，山東蒙陰的劉生，曾經住宿在他的中表親戚家中。聽聞他們家中經常有怪物，不定時出沒，也不知那隻怪物都藏在那裡，只是在暗中若遇上了牠，人都會被撞倒，撞倒的人只說那隻怪物的身體堅如鐵石。

劉生很喜歡打獵，總是隨身不離的帶著一隻烏銃，他說：「如果是這樣，就更應該帶著烏銃防身了。」

劉生住的書齋有三楹，寢室在東。晚上他才點燈獨坐，就看見西室有一

個東西向著門直立，像人一樣也有四肢五官，只是眼睛和眉毛相隔約二寸，而嘴巴和鼻子卻連再一起，五官部位沒一處似人。

劉生舉其鳥銃瞄準，那東西就退避門後。隨即手掩一扇門扉，露出半面向外窺探，作欲出不出狀。劉生只要一舉起鳥銃，那東西則又藏身門後，好像怕走出來被他自後方襲擊。

劉生也懼怕那隻怪物由背後襲擊他，也不敢先跑出去。就這樣欲出不出幾次，那個怪物忽然全面露出，向劉生搖手吐舌。劉生急發鳥銃一擊！鉛丸打中門扉上，那隻怪已經衝煙而去了！

怪物誘人發了鳥銃，假使一發不中，就來不及再裝鉛丸再發，他即乘機逃遁了。兩敵相持，先動者敗，就是說這種情形！假使劉生忍而不發，僵持到天亮，那隻怪既不能透壁跳窗出去，勢必是要由門戶出去了，那麼怪物必中鳥銃；若不能出去，也必定現出原形了啊。

從此以後，大家都知道怪物怕鳥銃，家人後來在窗櫺埋伏鳥銃，等牠出來再開槍，怪物竟琤然仆地，好像簷瓦墮裂的聲音。一看！原來是破甕一片，是兒童在沒有上釉的地方戲畫作的了一張人臉，那筆墨拙澀，是隨意塗抹的，那口鼻形狀一如劉生所見的怪物一樣。

折抵

有個富家子病危了，死了又甦醒，他告訴家人說：「我的魂已經到了冥司，過去我曾經捐錢救活了二條命，又曾經強奪了某人家的女兒。現在，曾被救活的人在冥司具狀保我的命，而那個女子的父親也去冥司告狀，冥官們還在訴牒喧辯，一時還沒判決，所以我暫時回來。」

過了兩日，他又一次死而後甦醒說：「我不行了！冥吏說我奪女是大惡，活命是大善，可以相抵；可是冥王說，活人之命，而又做了奪人之女的事，這兩件事若允許相抵。那麼所奪的是這個人的女兒，救的卻是而那人的命。那麼救人活命要有德報，被奪去女兒的仇要如何解呢？

既是善業本重，可是也不能全部抵銷惡過，不是冥司不刑賞，就注個來生恩自報恩，怨自報怨就可以了。」那個富家子說完話，就真的死了。

歐羅巴人的書上不取釋氏佛家的輪迴之說，而是取其天堂地獄之說，也說善惡不能相抵，可那是斷絕了惡人為善之路啊！

應該是善惡可以相抵，而恩怨不可相抵，這就是所謂的冤家債主，解冤解怨都須得是本人是也。尋常的善惡可以相抵，但是大善大惡不可相抵。歷史上的曹操贖了蔡文姬，不能不說那是義舉，但是，這豈足以抵過篡弒之罪呢（曹操雖未篡位，然而以周文王自比，其志則是篡也。只是畏懼公議而不

自篡。〕？

至於未來生中，人未必相遇，事未必相當或是一樣，只是因緣湊合的人，也許更在數世之後啊。

正人

宋村廠（從弟東白家的莊名，當地人的話，稱為廠里。）倉中老早就住有狐，我家尚未分家產時，我的父親姚安公曾追隨王德庵先生在那個莊子裡讀書。

莊子裡那處有狐住的倉庫院落，若是入夜，人們就不能進入取物，人如果進到倉院，多被瓦石擊中，然而都不曾有人見過狐的形貌，王德庵先生偶爾到那裡去納涼，只有他不會遭到狐的擾戲。他還不時看見有男女往來，且倉庫裡的木榻藤枕，纖塵不染，好像有人時時拂拭乾淨。

有一日，王德庵先生在黑暗中，見到一個人循著院牆快走，好像是一位老翁，先生呼問說：「我聽說狐不近正人，是我不正嗎？」

老翁拱手回答：「凡是興妖作祟之狐，則不敢接近正人，若是讀書知禮之狐，則樂於接近正人。先生君子也，所以雖少婦稚女，也都不相迴避，相信先生無邪心啊，先生為何反而自疑了呢？」

先生說：「雖是這樣，但是幽明異路，終是不宜相見啊，請勿現形，可以嗎？」

老翁嘎聲的說：「諾。」從此以後，再不復見到那些狐了啊。

佈施霹靂

沈瑞彰借住在高廟讀書，夏夜，他貪涼跑到文昌閣的廊下睡覺。人靜後，聽聞閣上有人說話，說：「我們也沒地方用錢，你存了著麼多金子，做什麼呢？」

一人回答：「我想拿著這些金子去鑄一座銅佛，送到西山的潭柘寺去供養，希望能有福佑，早早解形得道啊。」

一人作啐聲說：「咄咄大錯，佈施須要用自己的錢財，佛豈不問你錢財的來處嗎？怎會接受你偷盜而來的金錢耶？」

沈瑞彰努力再聽之，竟然就無聲了。善哉野狐！若是寺院裡的信眾檀越雲集之時，聽到了這些話，應該猶如霹靂之聲吧！

西山旅遊記

沈瑞彰又說了一個故事，他曾經偕同幾個友人一起去西山旅遊，行到林木參天的密林深處，風清日朗，風光明亮、鳥鳴喧喧，有泉石清曠，雜樹新綠濃豔，野花半開。一行人正在眺賞間，都聽見了樹梢上有人在朗誦的聲音，人人仰視，都無人，於是揖手遙呼說：

「在此朗吟，必定是仙侶，我們也是和你同業的儒生啊，可以請下一談嗎？」

朗誦之聲忽然停止，不一會兒，那朗讀聲又在隔溪不遠處，有人想找路走過溪去追尋。

沈瑞彰說：「世外之人，趁此良辰，還在專心研讀典籍。我們都還在學校當學生，卻帶著酒食跑到這裡來遊玩、看游女，人家是鄙視我們，才不肯下來，走吧！何必多此跋涉呢？」眾人這才放棄尋找的念頭。

迴向

滄州有一位四處遊方的比丘尼，就是之前為某夫人解說因緣，傳授「解冤神咒」的尼師，她不許婦女到她的寺裡去，卻肯親自到人家來拜訪。那怕

事小戶人家以粗糲的食物供養，她也會欣然前往。尼師不勸婦女佈施，只勸人「存善心，作善事」。

外祖張雪峰家裡，有一位范姓的僕婦，她施布一匹給尼師，尼師合掌致謝完畢，將那匹布放在桌上片刻，仍然起拿那匹布交還給范姓僕婦說：

「檀越功德，佛祖已經鑒照了啊。既然蒙您布施，這匹布就是我的布了。現在已經九月了，剛才來的時候，看見您的婆婆還穿著單衫，謹以奉贈，請您為您的尊婆婆縫製一襲棉衣，可以嗎？」

那僕婦頓時手足無措，一句話都說不出口，只是面紅耳赤，汗如雨下。

姚安公說：「這位尼師乃深得佛心。」

可惜的是，以前閨閣雖然多有傳說那位尼師的軼事，竟無人能說出她的名子。

笨死了

先太夫人的乳母廖嬾嬾媪說，四月二十八日，是滄州城的社會，四鄉八鄰的小販雲集在那裡，婦女們進香更是如雲匯集一處。

有一少年在日暮黃昏時，見到城外有一駕牛車向東而去，車上載了二個女子，容貌衣飾皆妙麗，一點也不像村姑的妝扮。少年以為是大戶人家的內

眷，可是她們身邊不應該沒有婢女和老媽子等跟著啊？而且也不應該坐著無遮蓋的露車。

正在疑思之間，其中的一個女子遺下紅手帕在地上，手帕裡好像還裹著數百錢，女子和駕車的人都不回顧。那個少年個性單純樸素，又怕她們或許會回頭來找，自己也怕麻煩，所以也不敢拾起。少年回家告訴母親，被母親罵笨！越了半年，鄰村有個少年被兩隻狐所媚，病死了。

有知道這件事情始末的人說出來了，他說：「正是因為是拾了手帕，那兩個女子又返回索還手帕，於是兩相調諛，竟然媾合，他就被弄死了。」

母親聽說了，憬然醒悟說：「我這才知道，笨就是不笨，不笨的還真是笨死了啊。」

四事

有個男人要納自家奴才的女兒為媵妾，奴才心裡不願意，但是也沒辦法拒絕。那個奴才是個有旗籍的旗人，上頭還有自己的主子。媵妾後來生下一個女兒，長到了十四五歲，旗主聽說那個少女很美，也要納來為媵妾。男人心裡也不願意，可是也沒辦法拒絕。

男人喟然說：「如果不生下這個女兒，就沒這件事了。」

他的妻子說：「如果不納奴才之女為妾，自然也不會生下這個女兒啊。」男人爽然自失。

又在親串中有一個女孩，天天欺侮她的嫂嫂，害嫂嫂不時受到家人的譴責，日子過得很艱難。直到她出嫁後，也同樣被小姑欺負，也是日日受到家人的譴責，一如她的嫂嫂。女子回到娘家，對著嫂嫂哭泣揮涕說：

「我今天才知道媳婦難為也。」這是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還有一個少年，喜歡偷窺婦女，窗洞縫隙、簾下小孔，少年人真是百計多端，到處潛行窺伺。

有一日，少年喝醉了睡著以後，有人開玩笑地拿膏藥糊住他的雙眼。少年醒來覺得雙眼腫痛不可忍耐，急急揭去膏藥，竟然將眉毛和睫毛都拔下來了；而且所糊的膏藥裡面就摻有他平時所藏的媚藥，媚藥的藥性至為酷烈，他雙目受到了薰灼，竟然漸漸盲了。

又有一友人最喜歡做傾軋之事，在朋友間往來播弄口舌，能使膠漆好友變成冰炭不相容。一夜，他酒渴，又飲冷茶。沒想到茶杯中已經先墮下了一隻蠍子，那人喝茶！突然被螫了舌頭，潰爛便成爛瘡，雖不致命，然而從此以後，那人的舌短而拗戾，說話都大舌頭了，語言不復便捷了。這些事也許是有所使然，並非偶然啊。

狡獪

先師陳文勤說了一個故事，他有一位同鄉，可是不想說出他是誰，那人平生也沒做什麼大過惡事，只是他事事都想著自己的好處，將利歸於己，害歸於他人，那是他的本性。

有一年，大家公車北上要去京城，那人與幾個文友途中投宿旅舍。大雨暴作，旅舍房間都漏雨了。一開始覺得漏雨時，只有北壁數尺沒有漬痕，那人忽然說自己感覺寒冷，怕是感冒了，要蒙著棉被出汗，看看會不會好等等，於是他逕自蒙著被睡北壁下，眾人都知道他詐病，可是也沒辦法叫他讓些位子出來。

雨越來越大，眾人都坐在屋內沒地方睡，好像露宿一樣，只有此人獨獨酣臥北壁下。不久，北壁頽圮倒了！沒睡的人都急急奔出躲開，而正是此人被壓在磚牆下，頓時額破血流，還壓斷了一足一臂，最後竟然被抬著回家去，這件事，足以警戒有機心的人啊！

這個故事讓我想起奴子于祿，他性情也很狡獪。于祿跟著我到往烏魯木齊，有一日早早出發了，可是天氣不好，陰雲四合。他著想可能要下大雨了，所有物件要裝車時，他將自己箱子都塞在下面，把我的箱子放在上頭。行了十餘里，天竟放晴，而車子卻陷於泥淖中，水從下入，他的箱子反而都被浸

濕了！這兩件事很類似，巧計狡獪的人，總是被造物所忌啊。

風雨不勝寒

沈淑孫，吳縣人，御史芝光先生孫女也。自幼父兄早死，由祖母養大。祖母乃是楊文叔先生的妹妹，諱芬，字瑤季，工詩文，畫花卉尤其精到。所以沈淑孫也學習詞翰，善渲染繪畫。自幼許配給我姪兒汝備，還沒嫁過來就死了。

她病重時，先太夫人，我的母親去探望她，沈夫人哀泣呼說：「招孫（其小字也。）你祖姑姑來看你了啊，還可以相認嗎。」

當時沈淑孫已經沉迷了，微微張開眼睛注視，眼睫上都是淚珠，她舉手攀著太夫人的手釧。太夫人解下來給她，親手為她戴上，沈淑孫微笑而瞑。這才領悟她的意思，是想要擁有紀家的物件陪著裝斂。

沈淑孫初病時，自知不起，她畫了一卷，包裹得好好的放在枕函邊，問她畫什麼？她也不答。原來是要留給我母親太夫人的。打開一看，乃是雨蘭一幅，畫上題曰：「獨坐寫幽蘭，圖成只自看；憐渠空谷裡，風雨不勝寒。」

這是隱喻她在家庭之間的難言之隱啊，聽說是家人阻滯了她的嫁期，這也許也是另一個原因吧。

我的母親悲傷很久，想要買地葬她。我的父親姚安公說，那樣做於禮不可，母親才打消這個念頭。後來，沈淑孫的棺柩交附漕船歸葬，太夫人還曾恍惚夢見她來泣拜。

敗家

王西候說了一個故事，他說曾與客作都四一起夜行，走到了淮鎮西邊。稍事休息，解除路途疲倦，卻聽聞一隻鬼在遠處遙遙呼叫說：

「村中賽神了！大有酒食，大家一起去。」

眾鬼說：「祭神的供品怎麼能靠近耶？你別亂來啊。」

呼者說：「是一家的兄弟相爭，還叔姪互相傾軋，那裡的乖戾之氣以經充塞門庭，那家人的敗徵已具，家都要敗了！神也不會來受饗，你們快去啊，去晚了都被別人吃了啊。」

王西候平時就很膽大，他竟然站起來找看那些鬼要往何處去。鬼魂漸近，樹下繫的馬匹都驚嚇嘶鳴，他只見一團黑氣蒙蒙，轉繞著從別道而去了，也不知道是去了誰家。

福是以德為基礎，不是可以祈求來的；禍也是因為惡積多了，不是拜拜就可以禳解的。若是能為善，雖然不祭，神也會來相助；敗理亂剛常的人，

想用祭祀祈求神佑，那是褻瀆了神，神又怎麼會接受惡人的賄賂呢？

內間

梁豁堂說了一個故事，有位廖太學，時常悼惜懷念他的寵姬，內心幽鬱不適想換個環境，於是搬去別墅避暑，那處宅邸有窗俯瞰清溪，他時常時開著窗戶看月亮。

有一晚，他聽隔溪旁有個女人被鞭打，哀哭冤楚聲傳來，望著好像是一個女子被綁著，伏地正在受杖打。他還在懷疑凝目眺望之時，那女子呼叫說：「夫君你竟在這裡，怎麼忍心不來相救耶？」

廖太學仔細一看，正是他死去的寵姬！頓時他內心駭痛欲絕，然而溪流兩岸陡峭水又深，他無路可過。

廖台學大聲問：「你葬在某山，為何在此啊？」

姬人泣說：「我生前特寵，造孽頗深。死後被謫配到了這裡，這就好像人世間的發配邊疆一樣。社公酷毒，動輒就鞭打我。一定要大放燄口，否則我不能解脫啊。」一說完話，她就被眾鬼牽曳去了。

廖太學愛戀既深，就如她所求，於是大延僧人施食，做齋僧功德，希望能拔就寵姬出了地獄沉淪。

一個月後，又來了！他還是一樣聽見女人被打。他急急跑去看，竟然來了更多的鬼，而他的寵姬竟然裸身雙手被反綁，被眾鬼摧辱的更可憐了。

她見到了廖，更大聲哀號說：「之前你做的法事沒做完整，行牒文向神求釋，被駁不行。社公說祈靈無驗，加倍毒虐我，必定要七晝夜的水陸道場，我才能解此厄啊。」

廖太學猛然省悟，社公又不在現場，是誰在此監刑？社公如果在現場，那些鬼豈敢大罵數落寵姬的惡事？況且社公有廟，又為什麼要來這荒山野嶺呢？這些恐怕是點鬼幻形，要來求經懺超度嗎？

姬人見廖太學凝思，又急急呼聲說：「我實是某，你不要懷疑。」

廖：「這真真是假的啊。」因質問對方說：「你身上有紅痣，你若能說出紅痣的位置，我就信你。」

那隻鬼不敢答了，斯須知間，眾鬼稍稍散去，從此以後鬼再也不來了。

由此事可叫人領悟，這世情狡獪，就算是做了鬼也一樣。又可醒悟，若是情有所牽絆，物就會有隙可入了。

廖太學自己說：「有個灶婢死後葬此山下，必是她知道我眷念寵姬，教眾鬼來做的好戲。」這又可以領悟，有外患突然而來，必定是家裡有內間啊。

秋波媚

梁谿堂又說了一個故事，一位粵東的舉子赴京，路過白溝河，他在旅舍吃午餐。見有騾車載婦女也住旅舍，就住他對屋中，用飯完畢先走了。

舉子飯後，走進那女子住過的房間，見壁上有新題的一闕詞曰：

「垂楊裊裊映回汀，作態為誰青？可憐弱絮，隨風來去，似我飄零。濛濛亂點羅衣袂，相送過長亭。叮嚀囑汝：沾泥也好，莫化浮萍。（按此調名《秋波媚》，即《眼兒媚》也。）」

舉子說：「這是妓女的詞語，好像有厭倦風塵之意啊。」

於是那位舉子，天天追隨她的車駕同行，到了京師，還派遣小奴記下那個女子下車之處。後來他宛轉物色，竟然取了那個妓女，納為小星。

這是兩不相期，偶然湊合，竟然以一闕小詞為紅葉媒人，這真是所謂的前緣啊。

打貓

舅祖陳德音他家，有個婢女厭惡貓偷食物，她若是看見貓就拿藤條打貓。貓兒一聽見她的聲音，隨即竄避無蹤。

一日，舅祖母郭太安人叫婢女守屋，關起門來睡覺。醒來，則盤中遺失數枚梨子。屋內也無他人，貓犬又不會吃梨，婢女沒辦法說明，竟然就因為失梨被打了！

到了晚上，那些失竊的梨都跑到灶中，大以為怪。在灶灰中掏出來檢查，一一都有貓爪齒痕，這才醒悟是被貓兒叼走的，為了害她因偷吃被打！這就是人說的「蜂蠆有毒」，比喻有些人地位雖低，但能害人，不可輕視，信哉。婢子憤恨，想要把貓殺了！

郭太安人說：「這更沒有叫你去殺貓的理，貓既被殺，恐冤冤相報，不知會生出什麼變怪出來。」

此婢從此再也不打貓了，貓兒們見了此婢亦不再竄避了。

長者配剛直

桐城耿守愚說了一個故事，一個士子去游歷高山，他到處搜剔古碑拓印保存，不覺天黑了。當時是盛夏，天氣熱，他就躺在松下草地上睡。

睡到半夜，露水來了，寒侵衣襟，被冷醒了。他還很放鬆，繼續偃臥看月亮，此時他遙見數人從小徑走來，到山崗上鋪上草蓆，酌酒環坐。他知道來的都不是人，嚇得不敢起身，只好側躺草埔聽他們說話。

一人說：「二位的謫限將滿，當入轉輪了，不久就可以重見天日了啊，要受生何處，可有消息了嗎？」

上坐的二人說：「還不知道呢。」隨即眾人都站起來，說：「社公來了。」隨即一個老人扶著手杖來了，對二人拱手說了：

「我剛才得了冥牒，這就來告知喜音啊！二位前世是良朋好友，來生是天成佳耦啊。」

社公指右首一人說：「你是官人。」指左首一人說：「你是夫人也。」

右首那人只是笑著看眾人，左邊那人卻默然不語。

社公說：「你怎麼悒悒不高興了呢？難道認為是閻羅王誤注了嗎！他是前世性情剛直，剛則凌物，直則不委曲體貼人情。所以平生多所樹立，也多有損傷，然則還是要罰他的君子之過，才會沉淪了快二百年才得以解脫，但仍得以投生為為達官貴人。」

而你本來就是長者風範，生平不肯與人為禍福。就是這樣的溫和，事事項項都不肯得罪人，以至於養癰不治，貽患無窮，才會墮鬼趣二百年，現在雖然判謫墮入女身。

更多原因也是取你深而不險，柔而不佞的緣故，還不失富貴啊，有什麼不好？又以此人多忤，而你始終能與他相得，所以生了這個因緣。神理分明，

你又何必悻悻的不高興呢？」

眾人嘩笑說：「他不是悻悻不高興，是第一次要故作新婦了，未免嬌羞啊！有酒有着，請社公來主持一下，來來來！先喝合巹酒，可以嗎！」

一時間眾人酬酢喧雜，不復可辨。直到遠處雞啼，各自才匆匆散去，也不知那兩人在前代是什麼人啊？

懵懂

李應絃說了一個故事，甲與乙是鄰居，世代交好，幼時一同嬉戲，長大了也一同學習讀書，兩人相契如同一家兄弟。兩家的男女也時往來，雖隔著牆，就好像一家人一樣。

有人造謠言，說甲婦與她的表弟有私情。甲偵查無跡，然而卻內心懷疑不能釋懷，秘密的將這件事情告知了乙，也請乙代他偵查，乙是個謹密怕事的人，婉拒了甲，還說他不能這樣做。

甲內心想，乙不肯偵查還拒絕說自己不能這樣做，肯定是知道內情，而不肯替他偵查了，於是就不再問了，但是也不明言說清楚；只是從此甲就不再與妻子同房說話了，婦人無以自明，竟然鬱鬱而死。

甲婦死後，附魂在乙身上，說：「人世間沒有比夫婦更親密的了，他將

夫婦之事祕密拜託你偵查，這是相信你可以做到。假使你肯盡力為我表白冤情，甲必然釋懷不再懷疑我；或者你也可以明著答應，然後再徐徐的告訴他沒有證據顯示，那麼，甲也必定不再懷疑我。

可你卻推託不能，既不肯偵查也不肯說安慰甲的言語，你不安慰甲則是負了甲，你是怕自己若是安慰了甲，那麼自己要遭怨了。於是你置身事外，你只是自全，導致我含冤而死，你這是殺人不用刀子！今日我去冥王那裡告你，你要來對質。」

乙竟然顛癩數日，死了！

甲也說：「人所以需要朋友，是為了急難時還有人能緩急相資也。這件事可以欺我，豈能欺人呢？人情疏遠的也許可以欺，但又豈能欺你呢？」

我以心腹托你，無則當說無，可以直詞責備我不要聽信謠言，以致於夫婦失和；有則應該祕密告訴我，提醒我善為計排遣，不要讓臭名穢聲連累了子孫。

可你這樣做是視我如路人，又推諉說不能，讓我生出懷疑，這樣的好朋友，還能有什麼好呢！」

甲於是也和乙絕交，乙死了，甲竟不去弔唁。

那個乙豈是真的想殺人呢？乙是世故太深了啊，而自己趨避又太巧了。

竟然畏懼小怨，導致更大的怨恨；怕一人之怨念，導致兩人之怨恨。乙竟然因殺人而以身償死，那有這種巧妙的安排呢？所以說：「不是極聰明的人，不能作極懵懂的事。」

留魂

竇東皋前輩說了一個故事，以前他接任浙江學政之時，署中有一個小兒，總是往來供給人使喚。他以為是衙門裡役夫家的子弟，也不以為怪也。後來，他叫那小兒把個東西搬開些，小兒回答他：「不能。」

竇東皋覺得有異，就詢問小兒是誰家子？小兒才說自己是前任學使的僮僕，死後魂魄還留住在這裡。這是有形而無質，所以還能傳語而不能搬動物品吧，這樣解釋很合理。然則古書上所記載的鬼，能耐與活人一樣，那又是怎麼解釋了呢？

故城

特納格爾是唐代的「金滿縣」之地，此地尚有殘碑。在新疆的吉木薩則有「唐北庭都護府」的故城，故城是雍正朝的名臣李衛所築的城池。周圍

四十里，都是以土夯實，做成壘，再堆壘而成的。每塊整厚度一尺，闊一尺五六寸，長二尺七八寸。舊瓦也很大片，每片瓦廣尺餘，長一尺五六寸。

城中有一座寺院已經倒榻圮盡了，殿中佛像自腰以下都陷入土中，佛身還剩下七八尺高。鐵鐘一座更是高出人頭，鐘身四圍都有銘文，只是鏽澀模糊，每一字都不可辨識了。只能刮去字稜的鐵鏽辨識，但是字畫又波磔，好像似八分書字體。城中都是黑土，要挖掘一二尺才能看見泥土。

額魯特說：「以前這座城被人用火攻陷過，四面的炮臺就是攻城時所築的。」

至於是那一年那一個人來火攻此城，竟然都沒有人能說清楚。大約是在準噶爾之前了啊。

故城東南山崗上還有一座小城，與大城成犄角狀，額魯特又說：「因為有這座小城阻礙，故城不能攻下，才會以炮火攻城啊。」

乾隆三十五年，歲次庚寅的冬天，烏魯木齊提督標要增設後營，我與永餘齋（名慶，時為迪化城督糧道，後官至湖北布政使。）奉檄文，要籌畫駐兵之地。

我倆在萬山叢雜，商議好幾天都不能定，我對餘齋說：「李衛公相度地形，見識一定勝過我輩。他所建的城必要是重要關隘，你覺得怎樣？」

永餘齋也認同，於是議定了在這裡增建後營，就是現在的古城營（本名破城，溫大學士溫為此城改的名。）。這座城看起來像是座孤城，然而山中有千蹊萬徑，若從山中出來，必定要過此城，這才知古人的智慧，我輩真不可及啊。

褚筠心學士修《西域圖志》時，就訪古蹟，偶忘這些舊事，沒紀錄下來，我今附識在此，補之。

漢代壁畫

喀什噶爾山洞中，比較平坦的石壁上有馬圖像。回人相傳說，那些圖像是漢代時候畫的。也頗知護惜，只是時間久遠了，還可以辨識。漢畫如武梁祠堂之類，僅見於刻本圖書，真跡則不知下落了啊。後來也遭到戍卒們拿去燃火禦寒，畫作都被煙氣所薰，遂模糊殆盡。可惜大清官兵初出師時，沒有帶來畫師拿筆來描摹臨寫，所以都沒留下過一幅啊。

一見再見

我的次子汝傳之妻趙氏，性情至為柔婉，事奉公婆尤其盡孝。我的妻子

馬夫人稱讚她工容言德皆全備，這可不是偏愛之詞。可惜她不幸早卒，得年僅僅三十三歲，我至今還悼惜她。

後來汝傳到湖北做官時，買了一妾，體態容貌，竟然與媳婦趙氏一模一樣！叫人一見駭絕，官署中的僕人還有見過媳婦的人一看到她，也莫不駭絕！

計算她出生之時，媳婦趙氏還活著，然而何其相像至此呢？竟然這兩個絕像之人又同嫁一夫？這就更為奇異了啊。然而這個小妾入門才幾個月，又復天逝！這造物者又何必作此幻影，使人一見再見呢？

為鬼寫經

桐城姚別峰，工於吟詠，書法仿趙孟頫，神骨逼肖。曾經摹仿吳興體作成偽跡，還將圖畫紙薰黑，連鑒賞家也不能分辨。姚別峰與先外祖張雪峰友好，不時往來，經常住在外祖家，一住就是十天半個月。後來聽說是去錢塘江觀潮，被大潮淹沒吞噬了！外祖甚是悼惜，我幼年時也多見過他的筆跡，可惜當時年幼不知留意，竟忘了他的名。

舅祖張紫衡（先祖母與先母為姑姪，凡祖母兄弟，只有張雪峰稱為外祖，有服之親從其近也。我則皆稱舅祖，統於尊也。）曾經請姚別峰來作書畫，

就居住在大宅院的西小園中。

一夕月明，他看見窗上有女子影像，出去看則無。他四望園內，好像有翠裙紅袖，隱隱在樹石花竹之間。他一靠近查看，那物就出現到另一邊，他環走園子，走了大半夜一直不放棄，還是不能一見。

他走了好幾個時辰也累了，回屋休息，居然聽聞窗外有人說：「請你為我書寫《金剛經》一部，則妾當相見拜謝。不過七千餘字，您肯答應嗎？」姚別峰做人本來就很好事，急急問：「你是誰？」寂不應了啊。

正好他手邊有宣紙素冊，第二日起，將別人委託的筆墨都停了，一心一意寫經。寫成，燒了炷香供几上，等著她來取，沒想到了半夜，一部寫好的經書就失去了！

姚別峰徘徊悵望，又到了晚上，果然見一個女子冉冉從花叢外來了，跪下叩頭到地。姚別峰才舉手引她起身，她挺然起立，兩眼直直向上翻白，鮮血淋漓的滴落胸前，原來是一隻割頸自殺的鬼啊！

姚別峰大叫一聲，驚倒仆地，館內僮子聽見他的慘叫聲，手持燭火來看，那隻鬼已經不見了，姚別峰頓足，自恨被為鬼騙了。

張雪峰說：「鬼也有說要拜謝，也已經拜謝了啊！鬼沒有騙你，是你自己生了妄念，你不能怨那隻鬼啊？」

勝於地獄

明經于南溟說：「人生的苦樂，皆無止境啊；人心的憂喜，也沒有一定的程度。曾經是極樂之境，稍有不適就覺得苦；曾經是極苦的情境，稍得寬鬆就覺得極樂啊。」

于南溟說，他曾經在康寧屯教書，那座塾館很小，室內矮逼，站直了，差一點就撞頭了。門上無簾，床上無帳，院落無樹。久旱炎熱鬱悶，好像坐在蒸籠裡；脫下上衣睡午覺，則飛蠅擾擾，都不得安眠。煩躁至極實在不可忍耐，我說這好比是猛火地獄啊！

久了才倦極睡去，夢見乘舟大海中，登時颶風陡作，天日晦冥，船上的檣柱折斷風帆摧毀，當時是真心膽碎裂，生怕頃刻就要覆沒了。

忽然！好似有人將我提出，丟到了岸上，隨即有人拿了繩索來網綁我，放到了密閉的地窖中。裡面暗不見物，呼吸吞嚥都很困難，真是窘急恐怖，不可言狀。

不久，我聽見耳畔有人來呼喚我，霍然開目，則仍是臥在三支腳的木榻上。只覺得四體舒適，心神開朗，好像住在蓬萊仙山啊！

那晚月明，于南溟與弟子們在河岸散步，同坐柳下說了這件舊事，同時敷陳那三個道理。微聞草際邊有嘆息聲，還說：「這些話說得中理，我們這

類人沉淪水中，還是勝過住在地獄裡的人啊。」

報冤鬼

外舅馬周籙家，有個老僕人名叫門世榮，門世榮自己說他曾經要渡過吳橋鉤盤河，可是當時是黃昏時分，又積雨暴漲，大水沮洳縱橫，他正不知從何處行走涉過，只見二人騎馬先行而過，兩人騎馬在積水處迂迴取道，都能走在淺處，好像很熟悉地形。

他於是騎馬追隨在後，將到對岸之時，其中一人忽然勒馬停止前行，等待門世榮走近時，小聲的對他說：「你想渡河，就該向左繞過半里許，看見對岸有枯樹一株，你就可以上岸了，我引導此人來這裡，將所有為，你別跟著。」

門世榮心裡懷疑他是劫盜，嚇的返轡驅馬急走，就從對方所指出的路走去，邊走邊回頭，只見那個人又策馬先行了，後一人隨著他騎馬到了河流的中流處，突然滅頂！一人一馬都沒了，方才與他說話的那個人也化成一陣旋風而去，他這才知道那是個報冤鬼啊。

萬年松

田耕野在鎮守涼州做官之時，攜回萬年松一片，藥性性溫能活血，剝一片煎之，色如琥珀。能治婦女的血枯症、血閉症，女人吃了多有驗，親串家都去乞取，久了就用完了。

後來，我到西域，才親眼見到那種樹，還真的是古松之皮，並非是另一種的樹木。主人煮來代替茗茶，喝起來也微微有香氣。其中最大的古松，根在千仞深澗之底，枝幹茂盛亭苔如華蓋，直直長出了山脊，從山脊上量，還要高出山脊二三十丈，樹皮很厚，約二尺有餘。

奴子吳玉保，曾經取其一片來做床，我說閩廣的芭蕉，葉子大，可容一二人臥，若能再得一片芭蕉葉來作席子鋪床，也是一大奇觀啊。

又曾見過一戶人家，在樹孔上做門窗，以梯子上下其中；人走入樹幹儼然是一個屋子。我與呼延化州（名華國，長安人，乙未進士，前化州知州。）一同入內登視，化州說：「這一家人是巢居兼穴處啊。」

那天山以北，如烏孫、突厥等，自古以來就有許多小國家，人們不需要採梁柱之材，所以斧斤不至。到處都保留了盤古開天之時的植物，這萬年之名，真實不虛啊。

錯認

田白巖說：「名妓月賓，時常來往漁洋山人家，如同蘇東坡之於琴操也。」

蘇斗南說，年少時曾在山東見過一個妓女，自己說是名妓月賓的孫女兒，家裡還有漁洋山人所贈送的扇子。他要來一看，扇面上畫著一座臨水草亭，傍倚一柳，題「庚寅三月道沖寫」。也不知道是誰畫的。

扇面的左側有行書寫一首詩曰：

「煙縷濛濛蘸水青，纖腰相對鬥娉婷。樽前試問香山老，柳宿新添第幾星？」不署名字，一枚小印已經模糊渙散。

蘇斗南認為，那是漁洋山人仗著自己高年耆宿，偶賦閒情，所以也不自諱所寫的風流詩句。

我說這首詩的詩格風流，是新城宗派的風格。然而漁洋山人在康熙五十年，辛卯歲的夏天去逝，庚寅年是其前一歲，康熙四十九年，當時於洋山人已經七十六七歲了，不當有老友，至於「香山老」是指何人呢？

如果說是自指，又不當寫「試問」；況且這詞意輕巧，也不像是老筆。這也許是假借維摩詰說法，真說的天花亂墜啊！更可能是其他少年代為題扇，用這種詞調手法。妓家最喜歡借托文人盛名，而自己實在是不解文義，

犯上這種張冠李戴的失誤，就好像唐代的鄭勳取士，錯認顏標是顏真卿的後代一樣啊！

叱鬼

王觀光說，壬午鄉試，他與幾個友人共租一小宅子讀書。王觀光所居住的房間裡，半夜裡燈光忽然變黯，又變成碧色，拿剪刀剔了燈心才復明亮。

這時，他看見一個人頭從地上出來，對著燈火噓氣。王觀光拍案叱之，那隻人頭急急縮入地下。停了片刻又冒了出來，叱之又縮回去。如此七八次過後。都快到四更鼓了，王觀光不勝其擾，又素以膽大自負，不想呼叫同舍的朋友，他靜坐以觀其變。只是王觀光張目怒視，那鬼竟不再冒出地面了。

王觀光覺的那隻鬼也不能做什麼壞事，於是熄燈竟睡了，也不知那東西去了哪裡，什麼時候走了，從此以後就不再看見了。

吳惠叔說：「大概是冤鬼想要有所告訴，可惜你都沒問一下。」

我說如果是冤鬼來了，應當哀泣不該是怒視啊。京師的粉房琉璃街向東而去，都是多年的叢塚墳墓，是居民漸漸拓開，每每將無主墳墓夷平了在上面造屋。這必定是他的遺骨還在屋內地下，生人的陽氣薰爍，鬼魂不能平安啊，所以才出現變怪，就是要驅逐人啊。

你一開始就拍案大叱，就是你不怕鬼，所以他不敢出來。然而你見了就叱罵，可見你還是想著那是一隻鬼，所以他也不肯竟去。至於熄燈自睡，則是你全然置此事於度外，鬼也知道不可動你，也就不再現恐怖虛相來嚇你了啊。

蘇東坡寫《孟德傳》一篇，就是說明這個義意。我小時候也聽過巨盜李金梁說：

「他凡是在夜裡到了人家偷盜，聽見屋內的人裝咳嗽者，那家必定是膽怯的啊，可攻也；聽見聲音就開門查看等待的，那是怯而示勇啊，也是可以攻的；只有寂然無聲，都不知內裡的動靜之家，那裡面必有勁敵，攻之，十次總就七八次失敗，應當量力進退啊。」說的也同樣是這種道理啊。

以真為幻

《列子》謂「蕉鹿之夢」，這以真為幻的事，就連黃帝和孔子都是不能明白的，諒哉斯言！

我在西域，在辦事大臣巴公履手下做事，主要是監管軍臺。巴公先回京了，我因為還有未了之事暫時留下，與前副將梁君同住一處。

夜裡二更鼓有急遞來了，臺兵都出差去了，我把睡夢的梁叫起來，命令

他急馳送信去，梁大約到了中途遇見了臺兵，就將快遞給了他。梁這一去十餘里，相遇即還，回來後繼續酣睡。

第二天，他告訴我說：「昨晚夢見你遣我送廷寄快遞，我怕誤了時刻，鞭馬狂奔。今天我竟然覺得屁股的髀肉還很痛，真大奇事！」

梁君是以真為夢，一旁的僕隸都笑開了。

我寫《烏魯木齊雜詩》曰：「一笑揮鞭馬似飛，夢中馳去夢中歸。人生事事無痕過（東坡詩：「事如春夢了無痕」），蕉鹿何須問是非。」就是記寫此事啊。

又有個以夢為真的人，族兄次辰說，靜海有一人，就寢後，他的妻子還在別屋夜績紡紗。此人忽然夢見妻子被數人劫去了！噩然而醒，也不自知是在作夢，他遽然拿起武器，出門去追那些盜賊，

他狂奔十餘里，果然看曠野裡有數人，夾著一個婦人就要強暴她了，那個婦大聲號呼！求救之聲，聲聲震耳。那人怒燄熾騰，投身奮力與那些人死鬥，幾個暴徒都被砍傷逃跑了！

那人前近慰問，原來是近村的另一人婦，被盜匪所劫，並不是自己的妻子，況且以前也見過面，是相識的婦人，他只好將婦人送還其家。自己惘惘自返，妻子竟然還在紡紗，房內一燈還亮著呢。

這個故事應該是鬼使神差來解釋，不能說是以夢為幻啊。

開通元寶

交河書生黃俊說，骨折患者以開通元寶錢（此錢唐初所鑄，歐陽詢所書，其旁微有偃月形，乃進蠟樣時文德皇后誤掐一痕，因而未改也。其字當迴環讀之為開元通寶，可習俗都讀為「開通元寶」，世人以為是元宗之錢，誤會大了！）燒紅了拿醋汁淬鍊，研磨成為細末，再以酒服下，則銅末會自結而為圈，周束骨折之處。

曾經有人捉來一隻雞，折斷雞腳試之，果然接續如故。後來烹了此雞，檢驗其骨，那銅束宛然，此理真是不可解釋啊！那些銅末不過入了腸胃，怎麼可能透膜自己跑到筋骨之間呢？只是倉卒之間，此錢不易取得。

後來我讀了張鷟《朝野僉載》記載：「定州人崔務，墮馬折足。醫者令取銅末酒服之，骨折處遂痊癒。直到那個人死後十餘年，要改葬，家人檢視他的脛骨骨折處，真的有銅末束之。」然則這個古方，只說是用銅末，並非一定要用開通元寶錢也。

賭色一家

招人聚賭抽頭的人，在古代被稱為「囊家」，見李肇所寫的《國史補》，這種稱呼，是自唐代就已經如此了啊。至於聚賭的賭場裡，還藏養著粉黛女子供賭客淫，再拆分夜合之資的做法，則是在明代之前沒有的事。

因為在明朝以前，大戶人家裡養家妓，官府也有官妓的緣故。只因為明朝開始廢除了教坊制度，賭場養妓女的風氣才盛行起來，從此賭場遂成為狡獪人賺大錢的利益來源，也成了愚笨癡傻人的陷阱之地。律法雖然明令禁止，但始終不能斷其根株。

然而利字之旁倚著刀，貪欲還會自己殺了自己。我曾見過操此業的人家，養著一群花嬌柳躡、千嬌百媚的妓女，當那些年輕女人都進入家庭裡，當然不可能叫家中的子弟們都像阮藉一樣，醉眼眠睡都看不見美嬌娘啊。

他的兩個兒子都染上淫毒，淫毒難治竟然延及一門，家裡每一個人都癩疾纏綿，因而絕了子嗣，就像敖氏之鬼，竟至斷了香煙、絕了後代了。

報不旋踵

山東臨清李名儒說了一個故事，在他的家鄉有個屠者買了一條牛，牛知

道自己要被屠宰了，死命的倒退不肯前行，用鞭子打牠，牠就橫逸逃跑，一直到了氣力用盡，才被屠者強行拉拽而去。

牛經過了一戶錢肆門前，忽然對著大門將前膝跪下，大大的牛眼淚下泫泫，錢肆的主人憐憫牛，問知了牛價八千錢，錢肆主人如數拿給屠者，請屠者將牛賣給他。

屠者恨那隻牛之前叫他吃了不少苦頭，堅持不肯賣，錢肆主人又加了利息，屠者還是不肯，屠者說：「這隻牛可惡極了，必要挖心割肉我才甘心，就算是萬貫錢來，我也不賣。」

牛聽了屠者說這話，蹶然自起，隨著屠者去了，屠者把牛肉都放到大釜裡烹煮，然後就寢。五更了！屠者自己起身去打開大釜。

屠者的妻子正奇怪他怎麼去那麼久都不回來睡？起身去找丈夫，則屠者已投身大釜中，腰部以上與一鍋牛肉都煮爛爛了啊！

凡是生物，沒有不怕死的。然而屠者竟然不以牛怕死求生而憐憫牠，反而還要加重牛的恐懼之心，以至於在驚怕之中又加入悲憤而死，牛之怨毒，比之尋常生物更加上數百倍不止了！這真是厲氣所憑，報不旋踵，真真的現世報啊。

先叔儀南公說，他也曾見一個屠者許學牽了一隻牛，那隻牛一見了先叔，

竟然跪下不起來了，先叔贖買回家，送給佃戶張存養。

張存養了那隻牛好幾年，那隻牛每次要出去勞作，上軛拉車或是牽耒，總是很迅速，在田裡力作也較他牛加倍努力，然則恩怨之間，連生物也有感知還能如此，人怎麼可以不深思呢！

換欺

甲與乙兩家，隔著一條馬路對門而居，兩家都是官宦的後裔。兩家的太太們都以姣麗絕色著稱，甲乙二人更是相契如手足弟兄，二婦人也是和睦如同姊妹一樣。

乙死了！不久甲婦也死了。於是甲乃百計圖謀要娶乙婦為妻，當地的讀書人和士人們都譏笑議論呢。

納幣之日，甲將聘禮送往女家，乙家的大廳有聲音，登登登的好像有人打鼓的聲音。乙婦再嫁那一晚，有風撲花燭一滅再滅，怎麼點燃，就怎麼滅了，賀客們都知道是乙的靈魂來了啊。

一日，是甲婦的忌辰，甲懸掛妻子的畫像上供祭祀。畫像旁忽然增添了一個人影，站在甲婦身側，那人影用左手自後抱著甲婦的肩膀，右手戲摩她的面頰。

畫像中的甲婦也側眸流盼，紅暈微生。仔細看著畫中多出來的影像，宛然如乙的樣子。只是像淡墨所渲染，畫上絕無筆痕描摹，又好像隱隱隔紙映出，然而眉目衣紋，又都纖微畢露。

甲心知有鬼祟，急忙撕裂畫像還燒毀了，然而已經來不及了！眾目共睹，都被看得清清楚楚，萬口喧傳，成了街頭笑柄。

異哉！豈有幽冥厭惡甲的薄行，還判了乙可以取償於地下嗎？這些明顯的變幻，是為了叫那些負了死友的人引為警戒嗎？

第十三卷 槐西雜誌三

丁卯同年郭彤綸，戊辰上公車，宿新中驛旅舍。燈下獨坐吟哦，聞窗外曰：「公是文士，西壁有一詩請教。」出視，無所睹。至西壁拂塵尋視，有旅邸臥病詩八句，詩甚淒苦，而鄙俚不甚成句。豈好疥壁人死尚結習未忘耶？抑欲彤綸傳其姓名，俾人知某甲旅卒於是，冀家人歸其骨也？

奴子宋遇，凡三娶。第一妻，自合誓即不同榻，後竟仳離。第二妻，子必孿生，惡其提攜之煩，乳哺之不足，乃求藥使斷產；誤信一王媪言，舂礪石為末服之，石結聚腸胃死。後遇病革時，口喃喃如與人辯，稍蘇，私語其第三妻曰：「吾出初妻時，吾父母已受人聘，約日迎娶。妻尚未知。吾先一夕引與狎，妻以為意轉，欣然相就，五更尚擁被共眠。鼓吹已至，妻恨恨去，然媒氏早以未嘗同寢告後夫，吾母兄亦皆云爾。及至彼，非完璧，大遭疑詬，竟鬱鬱

卒。繼妻本不肯服石，吾痛捶使咽盡，歿後懼為厲，又賄巫斬殃。今並恍惚見之，吾必不起矣。」已而果然。又奴子王成，性乖僻，方與妻嬉笑，忽叱使伏受鞭，鞭已，仍與嬉笑。或方鞭時，忽引起與嬉笑，既而曰：「可補鞭矣。」仍叱使伏受鞭。大抵一日夜中，喜怒反覆者數次。妻畏之如虎。喜時不敢不強歡，怒時不敢不順受也。一日，泣訴先太夫人，呼成問故，成跪啟曰：「奴不自知，亦不自由，但忽覺其可愛，忽覺其可憎耳。」先太夫人曰：「此無人理，殆佛氏所謂夙冤耶？」慮其妻或輕生，並遣之去。後聞成病死，其妻竟著紅衫。夫夫為妻綱，天之經也。然尊究不及君，親究不及父，故妻又訓齊，有敵體之義焉。則其相與，宜各得情理之平。宋遇第二妻，誤歿也，罪止太悍。其第一妻，既已被出而受聘，則恩義已絕，不當更以夫婦論，直誘污他人未婚妻耳。因而致死，其取償也宜矣。王成酷暴，然未致婦於死也，一日居其室，則一日為所天。歿不制

服，反而從吉，其悖理亂常也。其受虐固無足憫焉。

吳惠叔言，太湖有漁戶嫁女者，舟至波心，風浪陡作，舵師失措，已斂仄欲沉。眾皆相抱哭。突新婦破簾出，一手把舵，一手牽篷索，折戣飛行，直抵婿家，吉時猶未過也。洞庭人傳以為奇。或有以越禮譏者，惠叔曰：「此本漁戶女，日日船頭持篙櫓，不能責以必為宋伯姬也。」又聞吾郡有焦氏女，不記何縣人，已受聘矣。有謀為媵者，中以蜚語，婿家欲離婚。父訟於官，而謀者陷阱已深，非惟證佐鑿鑿，且有自承為所歡者。女見事急，竟倩鄰媪導至婿家，升堂拜姑曰：「女非婦比，貞不貞有明證也。兒與其獻醜於官媒，仍為所誣，不如獻醜於母前。」遂闔戶弛服，請姑驗。訟立解。此較操舟之新婦更越禮矣，然危急存亡之時，有不得不如是者。講學家動以一死責人，非通論也。

楊雨亭言，勞山深處，有人兀坐木石間，身已與木石同色矣。然呼吸不絕，目炯炯尚能視。此嬰兒煉成，而閉不能出者也。不死不生，亦何貴於修道，反不如鬼之逍遙矣。大抵仙有仙骨，質本清虛；仙有仙緣，訣逢指授。不得真傳，而妄意沖舉，因而致害者不一。此人亦其明鑒也。或曰：「以刀破其頂，當兵解去。」此亦臆度之詞，談何容易乎！

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人家惟祭灶神。若門神、若井神、若廁神、若中霤神，或祭或不祭矣。但不識天下一灶神歟？一城一鄉一灶神歟？抑一家一灶神歟？如天下一灶神，如火神之類，必在祀典，今無此祀典也；如一城一鄉一灶神，如城隍社公之類，必有專祀，今未見處處有專祀也；然則一家一灶神耳，又不識天下人家如恒河沙數，天下灶神亦當如恒河沙數。此恒河沙數之灶神，何人為之？何

人命之？神不太多耶？人家遷徙不常，興廢亦不常，灶神之閒曠者何所歸？灶神之新增者何自來？日日銓除移改，神不又太煩耶？此誠不可以理解。然而遇灶神者，乃時有之。余小時見外祖雪峰張公家一司爨嫗，好以穢物掃入灶，夜夢烏衣人呵之，且批其頰，覺而頰腫成癰。數日，巨如杯，膿液內潰，從口吐出，稍一呼吸輒入喉，嘔噦欲死；立誓虔禱，乃癒。是又何說歟？或曰：「人家立一祀必有一鬼憑之，祀在則神在，祀廢則神廢，不必一一帝所命也。」是或然矣。

孫葉飛先生，夜宿山家，聞了鳥（了鳥，門上鐵繫也，李義山詩作此二字。）丁東聲，問：「為誰？」門外小語曰：「我非鬼非魅，鄰女欲有所白也。」先生曰：「誰呼汝為鬼魅？而先辨非鬼非魅也，非欲蓋彌彰乎？」再聽之，寂無聲矣。

崔崇軒，汾陽人，以賣絲為業，往來於上谷、雲中有年矣。

一歲，折閱十餘金，其曹偶有怨言。崇軒恚憤，以刀自剖其腹，腸出數寸，氣垂絕。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胥與其妻至，問：「有冤耶？」曰：「吾拙於貿易，致虧主人資本。我實自愧，故不欲生，與人無預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為人累。」主人感之，贈數十金為棺斂費。奄奄待盡而已。有醫縫其腸納之腹中，敷藥結痂，竟以漸癒，惟遺矢從刀傷處出，穀道閉矣。後貧甚，至鬻其妻。舊共賣絲者憐之，各贈以絲，俾撚線自給。漸以小康，復娶妻生子。至乾隆癸巳甲午間，年七十乃終。其鄉人劉炳為作傳。曹受之侍御錄以示余，因撮其大略。夫販鬻喪資，常事也。以十餘金而自戕，崇可謂輕生矣。然其本志，則以本無毫髮私，而其跡有似於乾沒，心不能白，以死自明，其平生之自好可知也。瀕死之頃，對眾告明里胥，使官府無可疑，切囑其妻，使眷屬無可訟，用心不尤忠厚歟？

當死不死，有天道焉，事似異而非異也。

文安王丈紫府言，灞州一宦家娶婦，甫卻扇，新婿失聲狂奔出，追問故，曰：「新婦青面赤髮，狀如奇鬼，吾怖而走。」婦故中人姿，莫解其故，強使復入，所見如前，父母迫之歸房，竟伺隙自縊。既未成禮，女勢當歸。時賀者尚滿堂，其父引之遍拜諸客曰：「小女誠陋，然何至驚人致死哉！」《幽怪錄》載盧生娶宏農令女事，亦同於此，但婿未死耳。此殆夙冤，不可以常理論也。自講學家言之，則必曰：「是有心疾，神虛目眩耳。」

李主事再瀛，漢三制府之孫也。在禮部時為余屬。氣宇朗澈，余期以遠到，乃新婚未幾，遽夭天年。聞其親迎時，新婦拜神，懷中鏡忽墮地，裂為二，已訝不祥；既而鬼聲啾啾，徹夜不息。蓋衰

氣之所感，先兆之矣。

選人某，在虎坊橋租一宅。或曰：「中有狐，然不為患，入居者祭之則安。」某性齋不從，亦無他異。既而納一妾，初至日，獨坐房中。聞窗外簾隙，有數十人悄語，品評其妍媸。忸怩不敢舉首。既而滅燭就寢，滿室吃吃作笑聲（吃吃笑不止，出《飛燕外傳》。或作嗤嗤，非也。又有作啞啞者，蓋據毛亨《詩傳》。然《毛傳》啞啞乃笑貌，非笑聲也。）。凡一動作，輒高唱其所為。如是數夕不止。訴於正乙真人。其法官汪某曰：「凡魅害人，乃可劾治；若止嬉笑，於人無損。譬互相戲謔，未釀事端，即非王法之所禁。豈可以猥褻細事，瀆及神明！」某不得已，設酒肴拜祝。是夕寂然。某喟然曰：「今乃知應酬之禮不可廢。」

王符九言，鳳凰店民家，有兒持其母履戲，遺後圃花架下，為其父所拾。婦大遭詬詰，無以自明，擬就縊。忽其家狐崇大作，婦女近身之物，多被盜擲棄他處，半月餘乃止。遺履之疑，遂不辯而釋，若陰為此婦解結者，莫諭其故。或曰：「其姑性嚴厲。有婢私孕，懼將投繯，婦竊後圃鑰縱之逃。有是陰功，故神遣狐救之歟？」或又曰：「即為神佑，何不遣狐先收履，不更無跡乎？」符九曰：「神正以有跡明因果也。」余亦以符九之言為然。

胡太虛撫軍，能視鬼，云：「嘗以葺屋，巡視諸僕家，諸室皆有鬼出入，惟一室闐然。問之，曰：『某所居也。』」然此僕蠢蠢無寸長，其婦亦常奴耳。後此僕死，其婦竟守節終身。」蓋烈婦或激於一時，節婦非素有定志，必不能飲冰茹檟數十年。其胸中正氣蓄積久矣，宜鬼之不敢近也。又聞一視鬼者曰：「人家恒有鬼往來，

凡閨房嫖狎，必諸鬼聚觀，指點嬉笑，但人不見不聞耳。鬼或望而引避者，非他年烈婦節婦，即孝婦賢婦也。」與胡公所言，若重規疊矩矣。

朱定遠言，一士人夜坐納涼，忽聞屋上有噪聲。駭而起視，則兩女自簷際格鬥，墮，厲聲問曰：「先生是讀書人，姊妹共一婿，有是禮耶？」士人噤不敢語。女又促問，戰慄囁囁曰：「僕是人，僅知人禮；鬼有鬼禮，狐有狐禮，非僕之所知也。」一女唾曰：「此人模稜不了事，當別問能了事人耳。」仍糾結而去。蘇味道：「模稜，誠自全之善計也。然以推諉債事獲譴者，亦在在有之。蓋世故太深，自謀太巧，恒並其不必避者而亦避，遂於其必當為者而亦不為，往往坐失事機，留為禍本，決裂有不可收拾者。」此士人見諂於狐，其小焉者耳。

濟南朱青雷言，其鄉民家一少年，與鄰女相悅。時相窺也，久而微露盜香跡，女父疑焉。夜伏牆上，左右顧視兩家，陰伺其往來，乃見女室中有一少年，少年室中有一女，衣飾形貌皆無異，始知男女皆為狐媚也。此真黎邱之伎矣。青雷曰：「以我所見，好事者當為媒合，亦一佳話。」然聞兩家父母皆恚甚，各延巫驅狐。時方束裝北上，不知究竟如何也。

有視鬼者曰：「人家繼子，凡異姓者，雖女之子，妻之姪，祭時皆所生來享，所後者，弗來也。凡同族者，雖五服以外，祭時皆所後來享，所生者雖亦來，而配食於側，勿敢先也。惟于某抱養張某子，祭時乃所後來享。久而知其數世前本于氏婦，懷孕嫁張生，是于之祖也。此何義歟？」余曰：「此義易明。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不以遠而阻也；琥珀拾芥不引鍼，磁石引鍼不拾芥，不以近而

合也。一本者氣相屬，二本者氣不屬耳。觀此，使人睦族之心，油然而生；追遠之心，亦油然而生。一身歧為四肢，四肢各歧為五指，是別為二十歧矣；然二十歧之痛癢，吾皆能覺，一身故也。莫昵近於妻妾，妻妾之痛癢，苟不自言，吾終不覺，則兩身而已矣。」

宋子剛言，一老儒訓蒙鄉塾，塾側有積柴，狐所居也，鄉人莫敢犯。而學徒頑劣，乃時穢污之。一日，老儒往會葬，約明日返。諸兒因累几為臺，塗朱墨演劇。老儒突返，各撻之流血，恨恨復去。眾以為諸兒大者十一二，小者七八歲耳，皆怪師太嚴。次日老儒返，云昨實未歸。乃知狐報怨也。有欲訟諸土神者，有議除積柴者，有欲往詬詈者；中一人曰：「諸兒實無禮，撻不為過，但太毒耳。吾聞勝妖當以德，以力相角，終無勝理。冤冤相報，吾慮禍不止此也。」眾乃已。此人可謂平心，亦可謂遠慮矣。

雍正乙卯，佃戶張天錫家生一鵝，一身而兩首，或以為妖。沈丈豐功曰：「非妖也。人有孿生，卵亦有雙黃，雙黃者雛必枳首，吾數見之矣。」與從姪虞惇偶話及此，虞惇曰：「凡鵝一雄一雌者，生十卵即得十雛。兩雄一雌者，十卵必覓一二，父氣雜也；一雄兩雌者，十卵亦必覓一二，父氣弱也。雞鷺則不妨，物各一性爾。」余因思鵝鴨皆不能自伏卵，人以雞代伏之。天地生物之初，羽族皆先以氣化，後以卵生，不待言矣（凡物皆先氣化而後形交。前人先有雞先有卵之爭，未之思也）。第不知最初卵生之時，上古之民淳淳悶悶，誰知以雞代伏也？雞不代伏，又何以傳種至今也？此真百思不得其故矣。

劉友韓侍御言，向寓山東一友家，聞其鄰女為狐媚。女父跡知其穴，百計捕得一小狐，與約曰：「能捨我女，則捨爾子。」狐諾

之。捨其子而狐仍至，詈其負約，則謝曰：「人之相誑者多矣，而責我輩乎？」女父恨甚，使女陽勸之飲，而陰置砒焉，狐中毒變形，踉蹌去。越一夕，家中瓦礫交飛，窗扉震撼，群狐合噪來索命。女父厲聲道始末，聞似一老狐語曰：「悲哉！彼徒見人皆相誑，從而效尤。不知天道好還，善誑者終遇誑也。主人詞直，犯之不祥，汝曹隨我歸矣。」語訖寂然。此狐所見，過其子遠矣。

季廉夫言，秦興舊宅後有樓五楹，人跡罕至。廉夫取其僻靜，恒獨宿其中。一夕，甫啟戶，見板閣上有黑物，似人非人，鬚髮長毳如蓑衣，撲滅其燈，長吼衝人去。又在揚州宿舅氏家，朦朧中，見紅衣女子推門入。心知鬼物，強起叱之。女子跪地，若有所陳，俄仍冉冉出門去。次日，問主人，果有女縊此室，時為祟也。蓋幽房曲室，多鬼魅所藏。黑物殆精怪之未成者，潛伏已久，是夕猝不

及避耳。縊鬼長跪，或求解脫沉淪乎？廉夫壯年氣盛，故均不能近而去也。俚巫言，凡縊死者著紅衣，則其鬼出入房闥，中雷神不禁。蓋女子不以紅衣斂，紅為陽色，猶似生魂故也。此語不知何本。然婦女信之甚深。故銜憤死者，多紅衣就縊，以求為祟。此鬼紅衣，當亦由此云。

先兄晴湖言，滄州呂氏姑家（余兩胞姑皆適呂氏，此不知為二姑家、五姑家也。）門外有巨樹，形家言其不利。眾議伐之，尚未決。夜夢老人語曰：「鄰居二三百年，忍相戕乎？」醒而悟為樹之精，曰：「不速伐，且為妖矣。」議乃定。此樹如不自言，事尚未可也。天下有先期防禍，彌縫周章，反以觸發禍機者，蓋往往如是矣（聞李太僕敬堂，某科磨勘試卷。忽有舉人來投刺，敬堂拒未見。然私訝曰：「卷其有疵乎？」次日檢之，已勘過無簽；覆加詳

核，竟得其謬，累停科。此舉人如不干謁，已漏網矣。）。

奴子王敬，王連升之子也。余舊有質庫在崔莊，從官久，折閱都盡，群從鳩貲復設之，召敬司夜焉。一夕，自經於樓上，雖其母其弟，莫測何故也。客作胡興文居於樓側，其妻病劇，敬魂忽附之語，數其母弟之失，曰：「我自以博負死，奈何多索主人棺斂費，使我負心，此來明非我志也。」或問：「爾怨索負者乎？」曰：「不怨也。使彼負我，我能無索乎？」又問：「然則怨誘博者乎？」曰：「不亦不怨也。手本我手，我不博，彼能握我手博乎？我安意候代而已。」初附語時，人以為病者瞽亂耳；既而序述生平，寒溫故舊，語音宛然敬也。皆歎曰：「此鬼不昧本心，必不終淪於鬼趣。」

李玉典言，有舊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巖洞聊投憩

息，則前輩某公在焉。懼不敢進，然某公招邀甚切。度無他害，姑前拜謁。寒溫勞苦如平生，略問家事，共相悲慨。因問：「公佳城在某所？何獨游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無過失，然讀書第隨人作計，為官第循分供職，亦無所樹立。不意葬數年後，墓前忽見一巨碑，螭額篆文，是我官階姓字；碑文所述，則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響者，又都過實。我一生樸拙，意已不安，加以遊人過讀，時有譏評；鬼物聚觀，更多姍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於此。惟歲時祭掃，到彼一視子孫耳。」士人曲相寬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榮親。蔡中郎不免愧詞，韓吏部亦嘗諛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懷？」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誑，自問已慚。況公論具存，誑亦何益？榮親當在顯揚，何必以虛詞招謗乎？不謂後起者流所見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歸。余謂此玉典寓言也。其婦翁田白巖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論則不可

不存。」

交河老儒劉君琢，居於聞家廟，而設帳於崔莊。一日，夜深飲醉，忽自歸家。時積雨之後，道途間兩河皆暴漲，亦竟忘之，行至河干，忽又欲浴，而稍憚波浪之深，忽旁有一人曰：「此間原有可浴處，請導君往。」至則有盤石如漁磯，因共洗濯。君琢酒少解，忽歎曰：「此去家不十餘里，水阻迂折，當多行四五里。」其人曰：「此間亦有可涉處，再請導君。」復攝衣逕度，將至家，其人匆匆作別去。叩門入室，家人駭：「路阻何以歸？」君琢自憶，亦不知所以也。揣摩其人似高川賀某，或留不住（村名，其取義則未詳。）趙某，後遣子往謝兩家，皆言無此事。尋河中盤石，亦無蹤跡。始知遇鬼。鬼多黷醉人，此鬼獨扶導醉人。或君琢一生循謹，有古君子風，醉涉層波，勢必危，殆神陰相而遣之歟！

奴子董柱言，景河鎮某甲，其兄歿，寡嫂在母家。以農忙，與妻共詣之邀歸，助饁餉。至中途，憩破寺中，某甲使婦守寺門，而入與嫂調謔。嫂怒叱，竟肆強暴。嫂扞拒呼救，去人窺遠，無應者。婦自入沮解，亦不聽，會有媿婦踣於途，碎其瓶壘，客作五六人皆歸就食。適經過，聞聲趨視，具陳狀。眾共憤怒，縱其嫂先行；以二人更番持某甲，裸其婦而送淫焉。頻行叱曰：「爾淫嫂，有我輩證，爾當死。我輩淫爾婦，爾嫂決不為證也。任爾控官，吾輩午餐去矣。」某甲反叩額於地，祈眾秘其事。此所謂假公濟私者也。與前所記楊生事同一非理，而亦同一快人意。後鄉人皆知，然無肯發其事者。一則客作皆流民，一日耘畢，得值即散，無從知為誰何；一則惡某甲故也。皆曰：「媿婦之踣，不先不後，是豈非若或使之也哉！」

縊鬼溺鬼皆求代，見說部者不一。而自剄自鳩以及焚死壓死者，則古來不聞求代事，是何理歟？熱河羅漢峰，形酷似跌坐老僧，人多登眺。近時有一人墜崖死，俄而市人時有無故發狂，奔上其頂，自倒擲而隕者。皆曰鬼求代也，延僧禮懺無驗，官過以邏卒乃止。夫自戕之鬼候代，為其輕生也；失足而死，非其自輕生；為鬼所迷而自投，尤非其自輕生。必使輾轉相代，是何理歟？余謂是或冤譴，或山鬼為祟，求祭享耳。未可概目以求代也。

余鄉產棗，北以車運供京師，南隨漕舶以販鬻於諸省。土人多以為恒業。棗未熟時，最怕霧，霧浥之則瘠而皺，存皮與核矣。每霧初起，或於上風積柴草焚之，煙濃而霧散，或排鳥銃迎擊，其散更速。蓋陽氣盛則陰霾消也。凡妖物皆畏火器。史丈松濤言，山陝間每山中黃雲暴起，則有風雹害稼。以巨炮迎擊，有墮蛤蟆如車輪

大者。余督學福建時，山魃或夜行屋瓦上，格格有聲。遇轅門鳴炮，則踉蹌奔逸，頃刻寂然。鬼亦畏火器。余在烏魯木齊，曾以銃擊厲鬼，不能復聚成形（語詳《灤陽消夏錄》）。蓋妖鬼亦皆陰類也。

董秋原言，東昌一書生，夜行郊外，忽見甲第甚宏壯。私念：

「此某氏墓，安有是宅，殆狐魅所化歟？」稔聞《聊齋志異》青鳳、水仙諸事，冀有所遇，躑躅不行。俄有車馬從西來，服飾甚華，一中年婦女揭幃指生曰：「此郎即大佳，可延入。」生視車後，一幼女妙麗如神仙，大喜過望。既入門，即有二婢出邀。生既審為狐，不問氏族，隨之入。亦不見主人出，但供張甚盛，飲饌豐美而已。生候合卺，心搖搖如懸旌。至夕，簫鼓喧闐，一老翁奉簾揖曰：「新婿入贅已到門，先生文士，定習婚儀，敢屈為賓相，三黨有光。」生大失望。然原未議婚，無可復語；又飫其酒食，難以遽辭。草

草為成禮，不別而歸。家人以失生一晝夜，方四出覓訪。生憤憤道所遇，聞者莫不拊掌曰：「非狐戲君，乃君自戲也。」余因言有李二混者，貧不自存，赴京師謀食。途遇一少婦騎驢，李趁與語，微相調謔，少婦不答亦不嗔。次日，又相遇，少婦擲一帕與之，鞭驢逕去，回顧曰：「吾今日宿固安也。」李啟其帕，乃銀簪珥數事。適資斧竭，持詣質庫，正質庫昨夜所失。大受拷掠，竟自誣為盜，是乃真為狐戲矣。秋原曰：「不調少婦，何緣致此？仍謂之自戲可也。」

蒲田李生裕狎言，有陳至剛者，其婦死，遺二子一女。歲餘，至剛又死。田數畝，屋數間，俱為兄嫂收去。聲言以養其子女，而實虐遇之。俄而屋後夜夜聞鬼哭，鄰人久不平，心知至剛魂也。登屋呼曰：「何不崇爾兄，哭何益？」魂卻退之數丈外，嗚咽應曰：

「至親者兄弟，情不忍崇。父之下，兄為尊矣。禮亦不敢崇，吾乞哀而已。」兄聞之感動，詈其嫂曰：「爾使我不得為人也！」亦登屋呼曰：「非我也，嫂也。」魂又嗚咽曰：「嫂者兄之妻，兄不可崇，嫂豈可崇也？」嫂愧不敢出。自後善視其子女，鬼亦不復哭矣。使遭兄弟之變者盡如是鬼，尚有鬪牆之釁乎？

衛媼，從姪虞惇之乳母也。其夫嗜酒，恒在醉鄉。一夕，鍵戶自出，莫知所往。或言鄰圃井畔有履，視之果所著。窺之，屍亦在。眾謂：「牆不甚短，醉人豈能逾？且投井何必脫履？」咸大惑不解。詢守圃者，則是日賣菜未歸，惟婦攜幼子宿，言：「夜聞牆外有二人邀客聲，繼又聞牽拽固留聲，又訇然一聲，如人自牆躍下者，則聲在牆內矣；又聞延坐屋內聲，則聲在井畔矣；俄聞促客解履上牀聲，又訇然一聲，遂寂無音響。」此地故多鬼，不以為意。不虞此

人之入井也，其溺鬼求代者乎？遂堙是井，後亦無他。

族叔蔡庵言，嘗見旋風中有一女子，張袖而行，迅如飛鳥，轉瞬已在數里外。又嘗於大槐樹下，見一獸跳擲，非犬非羊，毛作褐色，即之已隱，均不知何物。余曰：「叔平生專意研經，不甚留心於子史，此二物古書皆載之。女子乃飛天夜叉，《博異傳》載，唐薛淙於衛州佛寺見老僧言，居延海上見天神追捕者是也。褐色獸乃樹精，《史記·秦本紀》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注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水中出，復見於豐水之中。』《列異傳》：『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庾信《枯樹賦》曰：『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柳宗元《祭纛文》曰：『豐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旄頭。』即用此事也。」

王德圃言，有縣吏夜息松林，聞有泣聲。吏故有膽，尋往視之，則男女二人，並坐石几上，喁喁絮語，似夫婦相別者。疑為淫奔，詰問其由。男子起應曰：「爾勿近，我鬼也。此女吾愛婢，不幸早逝，雖葬他所，而魂常依此。今被配入轉輪，從此一別，茫茫萬古，故相悲耳。」問：「生為夫婦，各有配偶，豈死後又顛倒移換耶？」曰：「惟節婦守貞者，其夫在泉下暫留，待死後同生人世，再續前緣，以補其一生之艱苦。餘則前因後果，各以罪福受生，或及待，或不及待，不能齊矣。爾宜自去，吾二人一刻千金，不能與爾談冥事也。」張口噓氣，木葉亂飛。吏悚然反走。後再過其地，知為某氏墓也。德圃為凝齋先生侄。先生作《秋燈叢話》，漏載此事，豈德圃偶未言及，抑先生偶失記耶？

先外祖母曹太恭人，嘗告先太夫人曰：「滄州有宦家婦，不見

容於夫，鬱鬱將成心疾，性情乖刺，琴瑟愈不調。會有高行尼至，詣問因果，尼曰：『吾非冥吏，不能稽配偶之籍也；亦非佛菩薩，不能照見三生也。然因緣之理，則吾知之矣。夫因緣無無故而合者也。大抵以恩合者必相歡，以怨結者必相忤，又有非恩非怨亦恩亦怨者，必負欠使相取相償也，如是而已。爾之夫婦，其以怨結者乎？天所定也，非人也；雖然，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故釋迦立法，許人懺悔。但消爾勝心，戢爾傲氣，逆來順受，以情感而不以理爭；修爾內職，事翁姑以孝，處娣姒以和，待妾媵以恩，盡其在我，而不問其在人，庶幾可以挽回乎！徒問往因，無益也。』婦用其言，果相睦如初。」先太夫人嘗以告諸婦曰：「此尼所說，真閨閣中解冤神咒也。信心行持，無不有驗，如或不驗，尚是行持未至耳。」

蔡太守必昌云判冥，論者疑之。然朱竹君之先德（唐人稱人故

父曰先德，見《北夢瑣言》。），蔡君先告以亡期，蔡君之母，亦自預知其亡期，皆日辰不爽，是又何說歟？朱石君撫軍，言其他事甚悉。石君非妄語人也。顧郎中德懋亦云判冥，後自言以泄漏陰府事，謫為社公。無可驗也。余嘗聞其論冥律，已載《灤陽消夏錄》中。其論鬼之存亡，亦頗有理。大意謂人之餘氣為鬼，氣久則漸消。其不消者有三：忠孝節義，正氣不消；猛將勁卒，剛氣不消；鴻材碩學，靈氣不消。不遽消者亦三：冤魂恨魄，茹痛黃泉，其怨結則氣亦聚也；大富大貴，取多用宏，其精壯則氣亦盛也；兒女纏綿，埋憂齎恨，其情專則氣亦凝也。至於兇殘狼戾，氣亦不遽消，然墮泥犁者十之九，又不在此數中矣。言之鑿鑿，或亦有所徵耶？

雍正戊申夏，崔莊有大旋風自北而南，勢如潮湧，余家樓堞半揭去（北方鄉居者率有明樓以防盜，上為城堞。）。從伯燦宸公家，有花二盞，水一甕，並捲置屋上，位置如故，毫不敬側。而階前一

風爐銅銚，炭火方熾，乃安然不動，莫明其故。次日，詢迤北諸村，皆云未見。過村數里，即漸高入雲，其風黃色，嗅之有腥氣。或地近東瀛，不過百里，海神來往，水怪飛騰，偶然狡獪歟？

從姪虞惇，甲辰閏三月官滿城教諭時，其同官戴君，邀游抱陽山。戴攜彭、劉二生，從山前往。虞惇偕弟汝僑、子樹璟及金、劉二生，由山後觀牛角洞、仙人室諸勝。方升山麓，遙見一人巖上立，意戴君遣來迎也。相距尚里許，急往赴之。愈近其人漸小，至則白石一片，倚巖植立，高尺五六寸，廣四五寸耳，絕不類人形，而望之如人，奇矣！凡物遠視必小，歐羅巴人所謂視差也。此石遠視大，而近視小，抑又奇矣。迨下山里許，再回視之，仍如初見狀。眾謂此石有靈，擬上山攜取歸。彭生及樹璟先往覓，不得；汝僑又與二劉生同往，道路依然，物物如舊，石竟不可復睹矣。蓋邃谷深崖，

神靈所宅，偶然示現，往往有之。是山所謂仙人室者，在峭壁之上，人不能登，土人每遙見洞口人來往，其必煉精羽化之徒矣。

申丈蒼巔言，劉智廟有兩生應科試，夜行失道。見破屋，權投宿息。院落半圯，亦無門窗，擬就其西廂坐。聞樹後語曰：「同是士類，不敢相拒。西廂是幼女居，乞勿入；東廂是老夫訓徒地，可就坐也。」心知非鬼即狐，然疲極不能再進，姑向樹拱揖，相對且坐。忽憶當向之間路，再起致詞，則不應矣。暗中摸索，覺有物觸手，捫之，乃身畔各有半瓜。謝之，亦不應。質明將行，又聞樹後語曰：「東去二里，即大路矣。一語奉贈：『《周易》互體，究不可廢也。』」不解所云，叩之又不應。比就試，策果問互體。場中皆用程朱說，惟二生依其語對，並列前茅焉。

乾隆甲子，余在河間應科試，有同學以帕冪首，云墮驢傷額也。既而有同行者知之，曰：「是於中途遇少婦，靚妝獨立官柳下。忽按轡問途，少婦曰：『南北驛路，而車馬往來，豈有迷途之患？爾直欺我孤立耳。』」忽有飛瓦擊之，流血破面。少婦逕入秫田去，不知是人是狐是鬼也。但未見舉手而瓦忽橫擊，疑其非人，鬼又不應白日出，疑其狐矣。」高梅村曰：「此不必深問。無論是人是狐是鬼，總之當擊耳。」又丁卯秋，聞有京官子暮過橫街東，為娼女誘入室。突其夫半夜歸，脅使盡解衣履，裸無寸縷，負置門外叢塚間。京官子無計，乃號呼稱遇鬼。有人告其家，迎歸。姚安公時官戶部，聞之笑曰：「今乃知鬼能作賊。」此均足為佻薄者戒也。

烏魯木齊千總柴有倫言，昔征霍集占時，率卒搜山。於珠爾土斯深谷中遇瑪哈沁，射中其一，負矢奔去。餘七八人亦四竄。奪得

其馬及行帳。樹上縛一回婦，左臂左股已齧食見骨，噉噉作蟲鳥鳴。見有倫，屢引其頸，又作叩顙狀。有倫知其求速死，刺刃貫其心。瞪目長號而絕。後有倫復經其地，水暴漲不敢涉，姑憩息以待減退。有旋風來往馬前，忽行忽止，若相引者。有倫悟為回婦之鬼，乘騎從之，竟得淺處以渡。

季廉夫言，泰輿有賈生者，食餼於庠，而僻好符籙禁咒事。尋師訪友，煉五雷法竟成。後病篤，恍惚見鬼來攝，舉手作訣，鬼不能近。既而家人聞屋上金鐵聲，奇鬼猙獰，洶湧而入。咸悚惶避出。遙聞若相格鬥者，徹夜乃止。比曉視之，已伏於牀下死。手掙地成一深坎，莫知何故也。夫死生數也，數已盡矣，猶以小術與人爭，何其不知命乎？

廉夫又言，鍾太守光豫，官江寧時，有幕友二人，表兄弟也，一司號籍，一司批發，恒在一室同榻寢。一夕，一人先睡，一人猶秉燭。忽見案旁一紅衣女子坐，駭極，呼其一醒。拭目驚視，則非女子，乃奇形鬼也。直前相搏，二人並昏仆。次日，眾怪門不啟，破扉入，視其先見者已死，後見者氣息僅屬，灌治得活。乃具述夜來狀。鬼無故擾人，事或有之；至現形索命，則未有無故而來者。幕府賓佐，非官而操官之權，筆墨之間，動關生死，為善易，為惡亦易。是必冤譴相尋，乃有斯變。第不知所緣何事耳。

烏魯木齊軍吏茹大業言，古浪回民，有踞佛殿飲博者，寺僧孤弱，弗能拒也。一夜，飲方酣，一人舒拇指呼曰：「一。」突有大拳，如五斗栲栳，自門探入，五指齊張，厲聲呼曰：「六！」舉掌一拍，燭滅几碎，十餘人並驚仆。至曉，乃各漸蘇。自是不敢復至矣。佛

於眾生無計較心，其護法善神之示現乎？

蘇州朱生煥，舉壬午順天鄉試第二人，余分校所取也。一日，集余閱微草堂，酒間各說異聞。生言，曩乘舟，見一舵工額上恒粘一膏藥，縱約寸許，橫倍之，云有瘡，須避風。行數日，一篙工私語客曰：「是大奇事。云有瘡者偽也。彼嘗為會首，賽水神，例應捧香而前。一夕犯不潔，方跪致祝，有風颭爐灰撲其面，骨栗神悚，幾不成禮。退而拂拭，則額上現一墨畫秘戲圖，神態生動，宛肖其夫婦。洗濯不去，轉更分明，故以膏藥掩之也。」眾不深信。然既有此言，出入往來，不能不注視其額。舵工覺之，曰：「小兒又饒舌耶。」長喟而已。然則其事殆不虛。惜未便揭視之耳。又余乳母李媪言，曩登泰山，見娼女與所歡，皆往進香，遇於逆旅。伺隙偶一接唇，竟膠黏不解，擘之則痛徹心髓。眾為懺悔，乃開。或曰：

「廟祝賄娼女作此狀，以聳人信心也。」是亦未可知矣。

獻縣刑房吏王瑾，初作吏時，受賄，欲出一殺人罪。方濡筆起草，紙忽飛著承塵上，旋舞不下。自是不敢枉法取錢，恒舉以戒其曹，偶不自諱也。後一生溫飽，以老壽終。又一吏恒得賄舞文，亦一生無禍，然歿後三女皆為娼。其次女事發當杖，伍伯夙戒其徒曰：「此某師傅女（土俗呼吏曰師傅），宜從輕。」女受杖訖，語鴉母曰：「微我父曾為吏，我今日其殆矣。」嗟乎！烏知其父不為吏，今日原不受杖哉！

交河有姊妹二妓，皆為狐所媚，羸病欲死。其家延道士劾治，狐不受捕。道士怒，趣設壇，牒雷部。狐化形為書生，見道士曰：「煉師勿苦相仇也。夫採補殺人，誠干天律，然亦思此二女者何人哉！」

飾其冶容，蠱惑年少。無論其破人之家，不知凡幾；廢人之業，不知凡幾；間人之夫婦，不知凡幾，罪皆當死。即彼攝人之精，吾攝其精；彼致人之疾，吾致其疾；彼戕人之命，吾戕其命，皆所請君入甕，天道宜然。煉師何必曲庇之？且煉師之効治，謂人命至重耳。夫人之為人，以有人心也。此輩機械萬端，寒暖暖百變，所謂人面獸心者也。既已獸心，即以獸論，以獸殺獸，事理之常。深山曠野，相食者不啻恒河，可一一上瀆雷部耶？」道士乃捨去。論者謂道士不能制狐，造此言也。然其言則深切著明矣。

程魚門言，朱某昵淮上一妓，金盡，被斥出。一日，有西商過訪妓，僕輿奢麗，揮金如土。妓兢兢恐其去，盡謝他客，曲意效媚。日贈金帛珠翠，不可縷數。居兩月餘，云暫出赴揚州，遂不返。訪問亦無知者。貨貨既饒，擬去北里為良家，檢點篋笥所贈，已一物

不存。朱某所贈，亦不存。惟留二百餘金，恰足兩月餘酒食費。一家迷離惆恍，如夢乍回。或曰，聞朱某有狐友，殆代為報復云。

魚門又言，游士某，在廣陵納一妾，頗嫻文墨。意甚相得，時於閨中倡和。一日，夜飲歸，僮婢已睡，室內暗無燈火。入視闐然，惟案上一札曰：「妾本狐女，僻處山林。以夙負應償，從君半載。今業緣已盡，不敢淹留。本擬暫住待君，以展永別之意，恐兩相淒戀，彌難為懷。是以茹痛竟行，不敢再面。臨風回首，百結柔腸。或以此一念，三生石上，再種後緣，亦未可知耳！諸惟自愛，勿以一女子之故，至損清神。則妾雖去，而心稍慰矣。」某得書悲感，以示朋舊，咸相慨歎。以典籍嘗有此事，勿致疑也。後月餘，妾與所歡北上，舟行被盜，鳴官待捕，稽留淮上者數月，其事乃露。蓋其母重鬻於人，偽以狐女自脫也。周書昌曰：「是真狐女，何偽之

云？吾恐志異諸書所載，始遇仙姬，久而捨去者，其中或不無此類也乎？」

余在翰林日，侍讀索公爾遜，同齋戒於待詔廳（廳舊有何義門書「衡山舊署」一匾，又聯句一對，今聯句尚存，匾則久亡矣。）。索公言，前征霍集占時，奉參贊大臣檄調。中途逢大雪，車仗不能至，僅一行帳隨，姑支以憩。苦無枕，覓得三四死人首，主僕枕之。夜中並蠕蠕掀動，叱之乃止。余謂此非有鬼，亦非因叱而止也。當斷首時，生氣未盡，為嚴寒所束，鬱伏於中，得人氣溫蒸，凍解而氣得外發，故能自動。已動則氣散，故不再動矣。凡物生性未盡者，以火炙之皆動，是其理也。索公曰：「從古戰場，不聞逢鬼；吾心惡之，謂吾命衰也。今日乃釋此疑。」

崔莊多棗，動輒成林，俗謂之棗行（戶郎切）。余小時，聞有婦女數人，出挑菜，過樹下，有小兒坐樹杪，摘紅熟者擲地下。眾競拾取。小兒急呼曰：「吾自喜周二姐嬌媚，摘此與食。爾輩黑鬼，何得奪也？」眾怒詈。二姐惡其輕薄，亦怒詈，拾塊擊之。小兒躍過別枝，如飛鳥穿林去。忽悟村中無此小兒，必妖魔也。姚安公曰：「賴周二姐一詈一擊，否則必為所媚矣。凡妖魅媚人，皆自招致，蘇東坡《范增論》曰：『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有選人在橫街夜飲，步月而歸。其寓在珠市口，因從香廠取捷徑。一小奴持燭籠行，中路踏而滅。望一家燈未息，往乞火。有婦應門，邀入茗飲。心知為青樓，姑以遣興。然婦羞澀低眉，意色慘沮。欲出，又牽袂固留。試調之，亦宛轉相就。適攜數金，即以贈之。婦謝不受，但祈曰：「如念今宵愛，有長隨某住某處，渠久閒居，

妻亡子女幼，不免饑寒。君肯攜之赴任，則九泉感德矣。」選人戲問：「卿可相隨否？」泫然曰：「妾實非人，即某妻也。為某不能贍子女，故冒恥相求耳。」選人悚然而出。回視，乃一新塚也。後感其意，竟攜此人及子女去。求一長隨，至鬼亦薦枕，長隨之多財可知。財自何來？其蠹官而病民可知矣。

牛犢馬駒，或生鱗角，蛟龍之所合，非真鱗也。婦女露寢，為所合者亦有之。惟外舅馬氏家一佃戶，年近六旬，獨行遇雨，雷電晦冥，有龍爪按其笠。以為當受天誅，悸而踣。覺龍碎裂其褲，以為褌衣而後施刑也。不意龍捩轉其背，據地淫之。稍轉側縮避，輒怒吼，磨牙其頂。懼為吞噬，伏不敢動。移一二刻，始霹靂一聲去。呻吟膝上，腥涎滿身。幸其子持蓑來迎，乃負以返。初尚諱匿，既而創甚，求醫藥，始道其實。耘苗之候，饑婦眾矣，乃狎一男子；

牧豎亦眾矣，乃狎一衰翁，此亦不可以理解者。

王方湖言，蒙陰劉生，嘗宿其中表家。偶言家有怪物，出沒不恒，亦不知其潛何所。但暗中遇之，輒觸人倒，覺其身堅如鐵石。劉故喜獵，恒以鳥銃隨，曰：「若然，當攜此自防也。」書齋凡三楹，就其東室寢。方對燈獨坐，見西室一物向門立，五官四體一一似人，而目去眉約二寸，口去鼻僅分許，部位乃無一似人。劉生舉銃擬之，即卻避。俄手掩一扉，出半面外窺，作欲出不出狀。纔一舉銃，則又藏，似懼出而人襲其後者。劉生亦懼怪襲其後，不敢先出也。如是數回，忽露全面，向劉生搖手吐舌。急發銃一擊，則鉛丸中扉上，怪已衝煙去矣。蓋誘人發銃，使一發不中，不及再發，即乘機遁也。兩敵相持，先動者敗，此之謂乎！使忍而不發，遲至天曉，此怪既不能透壁穿窗，勢必由戶出，則必中銃；不出，則必現形矣。然自

此知其畏銃。後伏銃窗櫺，伺出擊之，琤然仆地，如簷瓦墮裂聲。視之，乃破甕一片，兒童就近沿無泐處戲畫作人面，筆墨拙澀，隨意塗抹，其狀一如劉生所見云。

有富室子病危，絕而復甦，謂家人曰：「吾魂至冥司矣。吾嘗捐金活二命，又嘗強奪某女也。今活命者在冥司具狀保，而女之父亦訴牒喧辯，尚未決，吾且歸也。」越二日，又絕而復甦曰：「吾不濟矣。冥吏謂奪女大惡，活命大善，可相抵；冥王謂活人之命，而復奪其女，許抵可也。今所奪者此人之女，而所活者彼人之命。彼人活命之德報，此人奪女之仇以何解之乎？既善業本重，未可全銷，莫若冥司不刑賞，注來生恩自報恩，怨自報怨可也。」語訖而絕。歐羅巴書不取釋氏輪迴之說，而取其天堂地獄，亦謂善惡不相抵，是絕惡人為善之路也。大抵善惡可抵，而恩怨不可抵，所謂冤家債

主，須得本人是也。尋常善惡可抵，大善大惡不可抵。曹操贖蔡文姬，不得不謂之義舉，豈足抵篡弑之罪乎（曹操雖未篡，然以周文王自比，其志則篡也。特畏公議耳。）？至未來生中，人未必相遇，事未必相值，故因緣湊合者，或在於數世之後耳。

宋村廠（從弟東白莊名，土人省語，呼廠里。）倉中舊有狐，余家未析箸時，姚安公從王德庵先生讀書是莊。僕隸夜入倉院，多被瓦擊，而不見其形，惟先生得納涼其中，不遭擾戲。然時見男女往來，且木榻藤枕，俱無纖塵，若時拂拭者。一日，暗中見一人循牆走，似是一翁，呼問之曰：「吾聞狐不近正人，吾其不正乎？」翁拱手對曰：「凡興妖作祟之狐，則不敢近正人，若讀書知禮之狐，則樂近正人。先生君子也，故雖少婦稚女，亦不相避，信先生無邪心也。先生何反自疑耶？」先生曰：「雖然，幽明異路，終不宜相接。

請勿見形可乎？」翁磬折曰：「諾。」自是不復睹矣。

沈瑞彰寓高廟讀書，夏夜就文昌閣廊下睡。人靜後，聞閣上語曰：「吾曹亦無用錢處，爾積多金，何也？」一人答曰：「欲以此金鑄銅佛，送西山潭柘寺供養，冀仰托福佑，早得解形。」一人作啐聲曰：「咄咄大錯，佈施須己財。佛豈不問汝來處，受汝盜來金耶？」再聽之寂矣。善哉野狐！檀越雲集之時，倘聞此語，應如霹靂聲也。

瑞彰又言，嘗偕數友游西山，至林巒深處，風日暄妍，泉石清曠，雜樹新綠，野花半開。眺賞間，聞木杪誦書聲。仰視無人，因揖而遙呼曰：「在此朗吟，定為仙侶。叨同儒業，可請下一談乎？」誦聲忽止。俄琅琅又在隔溪。有欲覓路追尋者，瑞彰曰：「世外之

人，趁此良辰，尚耽研典籍。我輩身列鬻宮，乃在此攜酒榼、看游女，其鄙而不顧，宜矣。何必多此跋涉乎？」眾乃止。

滄州有一遊方尼，即前為某夫人解說因緣者也，不許婦女至其寺，而肯至人家。雖小家以粗糲為供，亦欣然往。不勸婦女佈施，惟勸之存善心，作善事。外祖雪峰張公家一范姓僕婦，施布一匹，尼合掌謝訖，置几上片刻，仍舉付此婦曰：「檀越功德，佛已鑒照矣。既蒙見施，布即我布。今已九月，頃見尊姑猶單衫，謹以奉贈，為尊姑製一絮衣，可乎？」僕婦蹶蹶無一詞，惟面頰汗下。姚安公曰：「此尼乃深得佛心。」惜閨閣多傳其軼事，竟無人能舉其名。

先太夫人乳母廖媪言，四月二十八日，滄州社會也，婦女進香者如雲。有少年於日暮時，見城外一牛車向東去，載二女，皆妙麗，

不類村妝。疑為大家內眷，又不應無一婢媼，且不應坐露車。正疑思間，一女遺紅帕於地，其中似裹數百錢，女及御者皆不顧。少年素樸願，恐或追覓為累，亦未敢拾。歸以告母，譙訶其癡。越半載，鄰村少年為二狐所媚，病瘵死。有知其始末者，曰：「正以拾帕索帕，兩相調謔媾合也。」母聞之，憬然悟曰：「吾乃知癡是不癡，不癡是癡。」

有納其奴女為媵者，奴弗願，然無如何也。其人故隸旗籍，亦自有主。媵後生一女，年十四五，主聞其姝麗，亦納為媵。心弗願，亦無可如何也。喟然曰：「不生此女，無此事。」其妻曰：「不納某女，自不生此女矣。」乃爽然自失。又親串中有一女，日構其媵，使受譙責不聊生。及出嫁，亦為小姑所構，日受譙責如其媵。歸而對嫂揮涕曰：「今乃知婦難為也。」天道好還，豈不信哉！又一少

年，喜窺婦女，窗罅簾隙，百計潛伺。一日醉寢，或戲以膏藥糊其目。醒覺腫痛不可忍，急揭去，眉及睫毛並拔盡；且所糊即所蓄媚藥，性至酷烈，目受其薰灼，竟以漸盲。又一友好傾軋，往來播弄，能使膠漆成冰炭。一夜酒渴，飲冷茶。中先墮一蠟，陡螫其舌，潰為瘡，雖不致命，然舌短而拗戾，語言不復便捷矣。此亦若或使之，非偶然也。

先師陳文勤公言，有一同鄉，不欲著其名，平生亦無大過惡，惟事事欲利歸於己，害歸於人，是其本志耳。一歲，北上公車，與數友投逆旅。雨暴作，屋盡漏。初覺漏時，惟北壁數尺無漬痕，此人忽稱感寒，就是榻蒙被取汗。眾知其詐病，而無詞以移之也。雨彌甚，眾坐屋內如露宿，而此人獨酣臥。俄北壁頽圮，眾未睡皆急奔出，此人正壓其下，額破血流，一足一臂並折傷，竟昇而歸。此

足為有機心者戒矣！因憶奴子于祿，性至狡。從余往烏魯木齊，一日早發，陰雲四合。度天欲雨，乃盡置其衣裝於車箱，以余衣裝覆其上。行十餘里，天竟放晴，而車陷於淖，水從下入，反盡濡焉。其事亦與此類。信巧者造物之所忌也。

沈淑孫，吳縣人，御史芝光先生孫女也。父兄早死，鞠於祖母。祖母，楊文叔先生妹也，諱芬，字瑤季，工詩文，畫花卉尤精。故淑孫亦習詞翰，善渲染。幼許余姪汝備，未嫁而卒。病革時，先太夫人往視之，沈夫人泣呼曰：「招孫（其小字也），爾祖姑來矣，可以相認也。」一時已沉迷，獨張目視，淚承睫，舉手攀太夫人釧。解而與之，親為貫於臂，微笑而瞑。始悟其意欲以紀氏物斂也。初病時，自知不起，畫一卷，緘封甚固，恒置枕函邊，問之不答。至是，亦悟其留與太夫人。發之，乃雨蘭一幅，上題曰：「獨坐寫幽蘭，

圖成只自看；憐渠空谷裡，風雨不勝寒。」蓋其家庭之間，有難言者，阻滯嫁期，亦是故也。太夫人悲之，欲買地以葬。姚安公謂於禮不可，乃止。後其柩附漕船歸，太夫人尚恍惚夢其泣拜云。

王西候言，曾與客作都四，夜行淮鎮西。倦而少憩，聞一鬼遙呼曰：「村中賽神，大有酒食，可共往飲啖。」眾鬼曰：「神筵哪可近？爾勿造次。」呼者曰：「是家兄弟相爭，叔姪互軋，乖戾之氣，充塞門庭，敗徵已具，神不享矣。爾輩速往，毋使他人先也。」西候素有膽，且立觀其所往。鬼漸近，樹上繫馬皆驚嘶，惟見黑氣蒙蒙，轉繞從他道去，不知其詣誰氏也。夫福以德基，非可祈也；禍以惡積，非可禳也。苟能為善，雖不祭，神亦助之；敗理亂常，而瀆祀以冀神佑，神其受賕乎？

梁豁堂言，有廖太學，悼其寵姬，幽鬱不適。姑消夏於別墅，窗俯清溪，時開對月。一夕，聞隔溪旁掠兔楚聲，望似縛一女子伏地受杖。正懷疑凝眺，女子呼曰：「君乃在此，忍不相救耶？」諦視，正其寵姬。駭痛欲絕，而崖陡水深，無路可過。問：「爾葬某山，何緣在此？」姬泣曰：「生前恃寵，造孽頗深。歿被謫配於此，猶人世之軍流也。社公酷毒，動輒鞭箠。非大放餒口，不能解脫也。」語訖，為眾鬼牽曳去。廖愛戀既深，不違所請，乃延僧施食，冀拔沉淪。月餘後，聲又如前。趨視，則諸鬼益眾，姬裸身反接，更摧辱可憐。見廖哀號曰：「前者法事未備，而牒神求釋，被駁不行。社公以祈靈無驗，毒虐更增。必七晝夜水陸道場，始能解此厄也。」廖猛省社公不在，誰此監刑？社公如在，鬼豈敢斥言其惡？且社公有廟，何為來此？毋乃黠鬼幻形，給求經懺耶？姬見廖凝思，又呼曰：「我實是某，君毋過疑。」廖曰：「此灼然偽矣。」因詰曰：「汝

身有紅痣，能舉其生於何處，則信汝矣。」鬼不敢答，斯須間，稍稍散去。自是遂絕。此可悟世情狡獪，雖鬼亦然。又可悟情有所牽，物必抵隙。廖白云：「有灶婢歿葬此山下，必其知我眷念，教眾鬼為之。」又可悟外患突來，必有內間矣。

豁堂又言，一粵東舉子赴京，過白溝河，在逆旅午餐。見有騾車載婦女住對屋中，飯畢先行。偶步入，見壁上新題一詞曰：「垂楊裊裊映回汀，作態為誰青？可憐弱絮，隨風來去，似我飄零。」

濛濛亂點羅衣袂，相送過長亭。叮嚀囑汝：沾泥也好，莫化浮萍。（按此調名《秋波媚》，即《眼兒媚》也。）舉子曰：「此妓語也，有厭倦風塵之意矣。」日日逐之同行，至京，猶遣小奴記其下車處。後宛轉物色，竟納為小星。兩不相期，偶然湊合，以一小詞為紅葉，此真所謂前緣矣。

舅祖陳公德音家，有婢惡貓竊食，見則撻之。貓聞其效笑即竄避。一日，舅祖母郭太安人使守屋，閉戶暫寢。醒則盤中失數梨。旁無他人，貓犬又無食梨理，無以自明，竟大受箠楚。至晚，忽得於灶中，大以為怪。驗之，一一有貓爪齒痕，乃悟貓故銜去，使亦以竊食受撻也。「蜂蠱有毒」，信哉。婢憤恚，欲再撻貓。郭太安人曰：「斷無縱汝殺貓理。貓既被殺，恐冤冤相報，不知出何變怪矣。」此婢自此不撻貓，貓見此婢亦不復竄避。

桐城耿守愚言，一士子游嵩山，搜剔古碑，不覺日晚。時方盛夏，因藉草眠松下。半夜露零，寒侵衣襟，噤而醒。偃臥看月，遙見數人從小徑來，敷席山崗，酌酒環坐。知其非人，懼不敢起，姑側聽所言。一人曰：「二公謫限將滿，當入轉輪，不久重睹白日矣。受生何所，已得消息否？」上坐二人曰：「尚不知也。」既而

皆起，曰：「社公來矣。」俄一老人扶杖至，對二人拱手曰：「頃得冥牒，來告喜音。二公前世良朋，來生嘉耦。」指右一人曰：「公官人。」指左人一日：「公夫人也。」右者顧笑，左者默不語。社公曰：「公何悒悒？閻羅王寧誤注哉！此公性剛直，剛則凌物，直則不委曲體人情。平生多所樹立，亦多所損傷，故沉淪幾二百年，乃得解脫。然究君子之過，故仍得為達官。公本長者，不肯與人為禍福。然事事養癰不治，亦貽患無窮，故墮鬼趣二百年，謫墮女身。以平生深而不險，柔而不佞，故不失富貴。又以此公多忤，而公始終與相得，故生是因緣。神理分明，公何悒悒哉？」眾嘩笑曰：「渠非悒悒，直初作新婦，未免嬌羞耳。有酒有肴，請社公相禮，先為合盞可乎！」酬酢喧雜，不復可辨。晨雞俄唱，各匆匆散去。不知為前代何許人也。

李應絃言，甲與乙鄰居世好，幼同嬉戲，長同硯席，相契如兄弟。兩家男女時往來，雖隔牆，猶一宅也。或為甲婦造謗，謂私其表弟。甲偵無跡，然疑不釋，密以情告乙，祈代偵之。乙故謹密畏事，謝不能。甲私念不偵而謝不能，是知其事而不肯偵也，遂不再問，亦不明言；然由是不答其婦。婦無以自明，竟鬱鬱死。死而附魂於乙，曰：「莫親於夫婦，夫婦之事，乃密祈汝偵，此其信汝何如也。使汝力白我冤，甲疑必釋；或陽許偵而徐告以無據，甲疑亦必釋。汝乃慮脫偵得實，不告則負甲，告則汝將任怨也。遂置身事外，怱然自全，致我齎恨於泉壤，是殺人而不操兵也。今日訴汝於冥王，汝其往質。」竟顛癩數日死。甲亦曰：「所以需朋友，為其緩急相資也。此事可欺我，豈能欺人？人疏者或可欺，豈能欺汝？我以心腹托汝，無則當言無，直詞責我勿以浮言間夫婦；有則宜密告我，使善為計，勿以穢聲累子孫。乃視若路人，以推諉啟疑竇，何貴有

此朋友哉！」遂亦與絕。死竟不弔焉。乙豈真欲殺人哉？世故太深，則趨避太巧耳。然畏小怨，致大怨；畏一人之怨，致兩人之怨。卒殺人而以身償，其巧安在乎？故曰：「非極聰明人，不能作極懵懂事。」

竇東皋前輩言，前任浙江學政時，署中一小兒，恒往來供給使。以為役夫之子弟，不為怪也。後遣移一物，對曰：「不能。」異而詢之，始自言為前學使之僮，歿而魂留於是也。蓋有形無質，故能傳語而不能舉物，於事理為近。然則古書所載，鬼所能為與生人無異者，又何說歟？

特納格爾為唐金滿縣地，尚有殘碑。吉木薩有唐北庭都護府故城，則李衛公所築也。周四十里，皆以土壘成。每壘厚一尺，闊

一尺五六寸，長二尺七八寸。舊瓦亦廣尺餘，長一尺五六寸。城中一寺已圯盡，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猶高七八尺。鐵鐘一，高出人頭，四圍皆有銘，鏽澀模糊，一字不可辨識。惟刮視字稜，相其波磔，似是八分書耳。城中皆黑煤，掘一二尺乃見土。額魯特云：「此城昔以火攻陷，四面炮臺即攻城時所築。」其為何代何人，則不能言之。蓋在準噶爾前矣。城東南山崗上一小城，與大城若相犄角，額魯特云：「以此一城阻礙，攻之不克，乃以炮攻也。」庚寅冬，烏魯木齊提督標增設後營，余與永餘齋（名慶，時為迪化城督糧道，後官至湖北布政使。）奉檄籌畫駐兵地。萬山叢雜，議數日未定，余謂餘齋曰：「李衛公相度地形，定勝我輩。其所建城必要隘，盍因之乎？」餘齋以為然，議乃定。即今古城營也（本名破城，大學士溫公為改此名。）其城望之似懸孤，然山中千蹊萬徑，其出也必過此城，乃知古人真不可及矣。褚筠心學士修《西域圖志》時，

就訪古蹟，偶忘語此，今附識之。

喀什噶爾山洞中，石壁剝平處有人馬像。回人相傳云，是漢時畫也。頗知護惜，故歲久尚可辨。漢畫如武梁祠堂之類，僅見刻本，真跡則莫古於斯矣。後戍卒燃火禦寒，為煙氣所薰，遂模糊都盡。惜初出師時，無畫手橐筆摹留一紙也。

次子汝傳婦趙氏，性至柔婉，事翁姑尤盡孝。馬夫人稱其工容言德皆全備，非偏愛之詞也。不幸早卒，年僅三十有三。余至今悼之。後汝傳官湖北時，買一妾，體態容貌，與婦竟無毫髮差，一見駭絕，署中及見其婦者，亦莫不駭絕。計其生時，婦尚未歿，何其相肖至此歟？又同婦一夫，尤可異也。然此妾入門數月，又復夭逝。造物又何必作此幻影，使一見再見乎？

桐城姚別峰，工吟詠，書仿趙吳興，神骨逼肖。嘗摹吳興體作偽跡，薰薰其紙，賞鑒家弗能辨也。與先外祖雪峰張公善，往來恒主其家，動淹旬月。後聞其觀潮沒於水，外祖甚悼惜之。余小時多見其筆跡，惜年幼不知留意，竟忘其名矣。舅祖紫衡張公（先祖母與先母為姑姪，凡祖母兄弟，惟雪峰公稱外祖，有服之親從其近也。余則皆稱舅祖，統於尊也。）嘗延之作書，居宅西小園中。一夕月明，見窗上有女子影，出視則無。四望園內，似有翠裙紅袖，隱隱樹石花竹間。東就之則在西，南就之則在北。環走半夜，迄不能一睹。倦而憩息，聞窗外語曰：「君為書《金剛經》一部，則妾當相見拜謝。不過七千餘字，君肯見許耶？」別峰故好事，急問：「卿為誰？」寂不應矣。適有宣紙素冊，次日，盡謝他筆墨，一意寫經。寫成，炷香供几上，覬其來取。夜中已失之。至夕，徘徊悵望，果見女子冉冉花外來，叩顙至地。別峰方舉手引之，挺然起立，雙目上視，

血淋漓胸臆間，乃自剄鬼也。噉然驚仆。館僮聞聲持燭至，已無睹矣。頓足恨為鬼所賣。雪峰公曰：「鬼云拜謝，已拜謝矣。鬼不賣君，君自生妄念，於鬼何尤？」

于南溟明經曰：「人生苦樂，皆無盡境；人心憂喜，亦無定程。曾經極樂之境，稍不適則覺苦；曾經極苦之境，稍得寬則覺樂矣。嘗設帳康寧屯，館室湫溢，幾不可舉頭。門無簾，牀無帳，院落無樹。久旱炎鬱，如坐炊甑；解衣午憩，蠅擾擾不得交睫。煩躁殆不可耐，自謂此猛火地獄也。久之，倦極睡去。夢乘舟大海中，颶風陡作，天日晦冥，檣斷帆摧，心膽碎裂，頃刻覆沒。忽似有人提出，擲於岸上，即有人持繩束縛，閉置地窖中。暗不睹物，呼吸亦咽塞不通。恐怖窘急，不可言狀。俄聞耳畔喚聲，霍然開目，則仍臥三腳木榻上。覺四體舒適，心神開朗，如居蓬萊方丈間也。是夕月明，與弟

子散步河干，坐柳下，敷陳此義。微聞草際歎息曰：「斯言中理。我輩沉淪水次，終勝於地獄中人。」

外舅周錄馬公家，有老僕曰門世榮，自言嘗渡吳橋鉤盤河，日已暮矣，積雨暴漲，沮洳縱橫，不知何處可涉，見二人騎馬先行，迂迴取道，皆得淺處，似熟悉地形者。因隨之行。將至河干，一人忽勒馬立，待世榮至，小語曰：「君欲渡河，當左繞半里許，對岸有枯樹一株可行。吾導此人來此，將所有為，君勿與俱敗。」疑為劫盜，悚然返轡，從所指路別行，而時時回顧，見此人策馬先行，後一人隨至中流，突然滅頂，人馬俱沒，前一人亦化旋風去，乃知報冤鬼也。

田丈耕野，官涼州鎮時，攜回萬年松一片，性溫而活血，煎之，

色如琥珀。婦女血枯血閉諸證，服之多驗。親串家遞相乞取，久而遂盡。後余至西域，乃見其樹，直古松之皮，非別一種也。主人煮以代茶，亦微有香氣。其最大者，根在千仞深澗底，枝幹亭苕，直出山脊，尚高二三十丈，皮厚者二尺有餘。奴子吳玉保，嘗取其一片為牀。余謂閩廣芭蕉，葉可容一二人臥，再得一片作席，亦一奇觀。又嘗見一人家，即樹孔施門窗，以梯上下；入之，儼然一屋。余與呼延化州（名華國，長安人，乙未進士，前化州知州。）同登視，化州曰：「此家以巢居兼穴處矣。」蓋天山以北，如烏孫突厥，古多行國，不需梁柱之材，故斧斤不至。意其真盤古時物，萬年之名，殆不虛矣。

田白巖曰：「名妓月賓，嘗來往漁洋山人家，如東坡之於琴操也。」蘇斗南因言少時見山東一妓，自云月賓之孫女，尚有漁洋所

贈扇。索觀之，上畫一臨水草亭，傍倚二柳，題「庚寅三月道冲寫」。不知為誰。左側有行書一詩曰：「煙縷濛濛蘸水青，纖腰相對鬥娉婷。樽前試問香山老，柳宿新添第幾星？」不署名字，一小印已模糊。斗南以為高年耆宿，偶賦閒情，故諱不自著也。余謂詩格風流，是新城宗派。然漁洋以辛卯夏卒，庚寅是其前一歲，是時不當有老友，「香山老」定指何人？如云自指，又不當云「試問」；且詞意輕巧，亦不類老筆。或是維摩丈室，偶留天女散花，他少年代為題扇，以此調之。妓家借托盛名，而不解文義，遂誤認顏標耳。

王觀光言，壬午鄉試，與數友共租一小宅讀書。觀光所居室中，半夜燈光忽黯碧，剪剔復明。見一人首出地中，對燈噓氣。拍案叱之，急縮入。停刻許復出，叱之又縮。如是七八度。幾四鼓矣，不勝其擾，又素以膽自負，不欲呼同舍，靜坐以觀其變。乃惟張目怒

視，竟不出地。覺其無能為，息燈竟睡，亦不知其何時去。然自此不復睹矣。吳惠叔曰：「殆冤鬼欲有所訴，惜未一問也。」余謂果為冤鬼，當哀泣不當怒視。粉房琉璃街迤東，皆多年叢塚，居民漸拓，每夷而造屋。此必其骨在屋內，生人陽氣薰爍，鬼不能安，故現變怪驅之去。初拍案叱，是不畏也，故不敢出。然見之即叱，是猶有鬼之見存，故亦不肯竟去。至息燈自睡，則全置此事於度外，鬼知其終不可動，遂亦不虛相恐怖矣。東坡書孟德事一篇，即是此義。小時聞巨盜李金梁曰：「凡夜至人家，聞聲而嗽者，怯也，可攻也；聞聲而啟戶以待者，怯而示勇也，亦可攻也；寂然無聲，莫測動靜，此必勅敵，攻之，十恒七八敗。當量力進退矣。」亦此義也。

《列子》謂蕉鹿之夢，非黃帝孔子不能知。諒哉斯言！余在西域，從辦事大臣巴公履視軍臺。巴公先歸，余以未了事暫留，與前

副將梁君同宿。二鼓有急遞，臺兵皆差出，余從睡中呼梁起，令其馳送，約至中途，遇臺兵則使接遞。梁去十餘里，相遇即還，仍復酣寢。次日，告余曰：「昨夢遣我齎廷寄，恐誤時刻，鞭馬狂奔。今日髀肉尚作楚。真大奇事！」以真為夢，僕隸皆粲然。余《烏魯木齊雜詩》曰：「一笑揮鞭馬似飛，夢中馳去夢中歸。人生事事無痕過（東坡詩：「事如春夢了無痕」。），蕉鹿何須問是非。」即紀此事也。又有以夢為真者，族兄次辰言，靜海一人，就寢後，其婦在別屋夜績。此人忽夢婦為數人劫去，噩而醒，不自知其夢也，遽攜挺出門追之。奔十餘里，果見曠野數人，攜一婦欲肆強暴，婦號呼震耳。怒箠熾騰，奮力死鬥，數人皆被創逸去。前近慰問，乃近村別一人婦，為盜所劫者也。素亦相識，姑送還其家。惘惘自返，婦績未竟，一燈尚熒然也。此則鬼神或使之，又不以夢論矣。

交河黃俊生言，折傷骨者，以開通元寶錢（此錢唐初所鑄，歐陽詢所書，其旁微有偃月形，乃進蠟樣時文德皇后誤掐一痕，因而未改也。其字當迴環讀之，俗讀為「開元通寶」，以為元宗之錢，誤之甚矣！）燒而醋淬，研為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為圈，周束折處。曾以一折足雞試之，果續如故。及烹此雞，驗其骨，銅束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不過入腸胃，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間也？惟倉卒間，此錢不易得。後見張鷟《朝野僉載》曰：「定州人崔務，墮馬折足。醫令取銅末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末束之。」然則此本古方，但云銅末，非定用開通元寶錢也。

招聚博塞，古謂之囊家，見李肇《國史補》，是自唐已然矣。至藏蓄粉黛，以分夜合之資，則明以前無是事。家有家妓，官有官

妓故也。教坊既廢，此風乃熾，遂為豪猾之利源，而駭癡之陷阱。律雖明禁，終不能斷其根株。然利旁倚刀，貪還自賊。余嘗見操此業者，花嬌柳鞦韆，近在家庭，遂不能使其子孫皆醉眠之阮藉。兩兒皆染淫毒，延及一門，癘疾纏綿，因絕嗣續。若敖氏之鬼，竟至餒而。

臨清李名儒言，其鄉屠者買一牛，牛知為屠也，縋不肯前，鞭之則橫逸。氣力殆竭，始強曳以行。牛過一錢肆，忽向門屈兩膝跪，淚涔涔下，錢肆憫之，問知價錢八千，如數乞贖。屠者恨其犟，堅不肯賣，加以子錢亦不許，曰：「此牛可惡，必刺刃而甘心，雖萬貫不易也。」牛聞是言，蹶然自起，隨之去，屠者煮其肉於釜，然後就寢。五更，自起開釜。妻子怪不回，疑而趨視，則已自投釜中，腰以上與牛俱糜矣。夫凡屬含生，無不畏死。不以其畏而憫惻，反以其畏而恚憤，牛之怨毒，加尋常數等矣。厲氣所憑，報不旋踵，

宜哉。先叔儀南公，嘗見屠者許學牽一牛，牛見先叔，跪不起，先叔贖之，以與佃戶張存。存豢之數年，其駕耒服轅，力作較他牛為倍。然則恩怨之間，物猶如此矣。可不深長思哉！

甲與乙望衡而居，皆宦裔也。其婦皆以姣麗稱，二人相契如弟兄，二婦亦相契如姊妹。乙俄卒，甲婦亦卒。乃百計圖謀娶乙婦，風士論譏焉。納幣之日，廳事有聲，登登然如撾疊鼓。卻扇之夕，風撲花燭滅者再。人知為乙之靈也。一日，甲婦忌辰，懸畫像以祀。像旁忽增一人影，立婦側，左手自後憑其肩，右手戲摩其頰。畫像亦側眸流盼，紅暈微生。諦視其形，宛然如乙。似淡墨所渲染，而絕無筆痕，似隱隱隔紙映出，而眉目衣紋，又纖微畢露。心知鬼祟，急裂而焚之。然已眾目共睹，萬口喧傳矣。異哉！豈幽冥惡其薄行，判使取償於地下，示此變幻，為負死友者戒乎？



經典古籍新編